光海君日記

百七十五之六

no. 60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05246

昭和7.2.1

壬戌

光海君日記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壬戌三月初一日丁酉朔

分兵曹啓曰常時入直衛將以下則自本曹不時
摘奸以察有無隨即推覈自是例事而至於摠府
衛門等處事體一與本摠府相同茲無相管之規
因其本府有記某摠管某經歷某都事書塡入啓
亦其常例今聞宴食日有一名摠管稱名人擅
出部外於中路以把馬私縛士子至於亂打幾至
死域其士子之子為其父洩憤呈刑曹及該司
因其分摠府使令一人摠管奴子一人又呈疏以本
曹不肯檢覈闕內侍衛將士横行作弊無所不
至為言大槩此宮禁守直之事日漸虛踈入
直諸將擅離直所已為駭愕至於摠管雖在闕
內待標信往于日中則擅出闕門尤極驚駭摠
管某人為先覈出罷以不待標信擅離直所
之律而摠管之闕直者亦時摘奸以杜後弊何

如傳曰允從重推考今後摠管闕直者一一入
啓○禮曹佐郎尹㟴定和陵柳奸後入來
捉來印安 劾以李時白犯馬杖事

壬戌三月初二日 戊戌

户曹啓曰伏見備邊司題辭今春等頒祿請先給禁軍及微官而時無措落臣曹固當恭錄齊斷但上年冬等則下至嫡長禁旅近數日間區畫分給只今季春等時未頒給矣今雖欲先給禁軍而正月祿都目尚未爲政勢難給祿若停百官適受之祿而姑待爲政後照給則其間日子遲速未可預料如是遷延之際直歲未收及江華之米亦必歸次來納矣廟堂之請先給禁軍微官其意甚至當而仍念忠信重祿國事大政易次倒行未知如何且倉遠捧納之際多有散失欠缺之弊故船上直頒之意曾令入啓蒙允久不下陸亦未免虛踈之患備邊司啓辭速賜批答何如傳曰大臣啓意過矣依常規品次頒給急急舉行○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昨

日禁府草記罪人鄭應禮李永卿所納罪人許
暎李德福諺書相通於外間事極爲危詭此人
等皆以緊囚久不得情與情莫不憤鬱況此文
書之相通尤極痛惋其時色都事及門直羅將請
依法推治而且近緣廳將留縮久廢推鞫緊囚
多滯未正邦刑王獄不嚴告變相繼若更遲時
且不爲嚴鞫則日後之弊有難勝言今則廳將
已還[請]速下推鞫之命以完諸獄之事何如傳曰推
鞫事已爲發落矣今後禁府各別嚴密申飭
禁府色承旨皆亦更加察爲

壬戌三月初三日己亥

禮曹正郎李元聃以營建都監替遞御史金羅道出去○訓鍊都監郎廳權遇以軍需貿辦公洪等道出去○仁城君珙以政院防塞啓辭上箚乞遞○都承旨李德泂啓曰今此梁監軍出來時司饔院以書吏庫子使令各二名且請印信一顆具草記持來臣該房故以爲司饔院自有印信加請印信似爲無據且當此該曹物力板蕩之時書吏使令庫子各二名則是六名也其價布亦何以辦出乎若是廣例則物力之有無有不可言曾於軍門經理提督摠兵時及自前兩天使時皆無此事到今創開謬規殊爲未便須更稟都提調前以來云今見仁城君箚子歸咎政院以臣妄發致令王子辭職尤爲未安不勝惶恐之至答曰勿爲惶恐○義州府尹

鄭遵上疏大槩請就司敗與懿範對敭事

壬戌三月初四日庚子

傳曰吳百齡吳允謙嘉善以爲論啓登極使接伴使

啓下事言于當初所論臺諫皆不來廷請被論矣

壬戌三月初五日 辛丑

出軍接伴副使朴鼎吉以親老上疏乞遞答曰人臣委質不可顧私此誠何時而敢生規避之計乎況接伴使之任非如赴京之行既有他兄弟可以奉親矣擇授重任則所當朝受命夕就道而既以不當辭之之事煩擾至此殊失人臣之義勿辭急速馳往盡心察職

壬戌三月初六日壬寅

兵曹啓曰黃延道調度使金純時無職名當日
內口傳實職除授急速下送事有教承傳矣金純
職階嘉善當付實職則當授同知而同知時無
窠矣何以為之曰金純方以白翎僉使時事秋冬
等褒貶居下勿論付職事係新規敢此並
稟傳曰上命已下則舉行而已何煩稟乎同知作于
除授 純乃一賊身不討居下作于付職使之數
虐于民朝政如此國安得不危是可以寒心[illegible]
竟斬[illegible]無[illegible]獲之[illegible]亦[illegible]變[illegible]副[illegible]名[illegible]敗[illegible]
[illegible]白奪卿邑大帝[illegible]殘[illegible]未[illegible]自[illegible]
可[illegible]列[illegible]張[illegible]冠至[illegible]
面以[illegible]邑開[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例[illegible]伐[illegible]紙[illegible]民家
[illegible]旧[illegible]新[illegible]新[illegible]徵布[illegible]

徵爲十國路遠袁人出錢六萬之後用度校檢甬設

郡回[illegible]管徽讀其侍罷無理者民[illegible]數也以諦處之丞叔

徵臣爲係參之徵以隸屬事立罪權者有紋以

丘辰長然此平捕梟將刑大呼曰無道之君當吏

然其之後見焉當姓其高而內

壬戌三月初七日 癸卯

統制使鄭起龍死于任所傳曰又失良將極爲驚惻以舟師諳鍊人急急擇送又命該曹該道棺槨賜給一路護送起龍先朝宿將累著戰功至是以交結宮禁賄賂善事特蒙眷遇在鎭死

起龍驍勇[illegible]
壬辰之亂力
戰有功至
是結托內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壬戌三月初八日甲辰
承政院啓曰近來廛官絡繹不絕瓦禮單之
物該曹專責於市民市民訴怨於政院彼此
推諉任他責納市民怨苦勢所必至政院亦
有下吏操縱之弊上年十二月以禮單物自該
曹收捧於各司郎廳親自領來照點於政
院則市民自免濫徵之患下吏亦無貽弊之事
以此具由入啓捧旨遵行而該曹郎官不有
傳旨任便自元厥其領來責將推執自今以
後依前傳旨瓦禮單該郎一一親自領來
着品而如前復慢者隨重科罪政院無該郎
則市不照點以紓市民之苦何如 從之

壬戌三月初九日乙巳

傳曰趙瀷不爲赴京趙瓚承傳改之○傳曰堂
建都監堂上近因軍國多事不得專意監董
前都廳沈諿既有兩宮累年監董之勞加
資副提調啓下察任○傳曰兩監軍劉贊重
以下水兵處將相繼出來而支待雜物尚不上
來各道監司並推考今月晦日內無遺上送而
不爲畢納則監司罷職都事拿推事詳細下
諭兩西則撥馬馳諭他道則分遣宣傳官各
別催促○特敍南以恭差遣監軍接伴使備
局及政院以吳百齡有病請改故有是命

吳軍後至事來

壬戌三月初十日丙午

備邊司啓曰此時西邊鎭將識不可一日暫于淸城玉江住于已久請着令該曹口傳差政極擇驍健之人急急發送宣川龍川鐵山俱是海船到泊之處守令革職之後本司薦望亦已入啓此兩邑守令亦爲口傳政事差出之意敢啓

傳曰允

壬戌三月十二日戊申

龍川府使馳啓梁照軍初九日到彌串事

○有政以南瑾為大司憲俞大健大司諫瑾與大健俱是見棄人類者黨附奸凶漸通華要大健以貌類書猶允為仁弘爾瞻所愛重兩人氣勢稍張又與金貴人之叔任訖正結為一隊憑托宮禁交通爾瞻是時兇黨之觀望趨步者多歸之王特命兩人為是識洪黃儉執義黃儉奸臣冊之後風靡附爾瞻數年超擢至此鄭弘遠嘗與今韓正國持平韓暇將換柳超門鄉善亨啓榮注書成言善為江原道觀察使俊安應亨公洪道觀察使朴慶業清州牧使盾善初以博學善讀論名重薦紳同然為人詭譎不正讀經書如以朱子注疏為非論議如以違正之異為能事貪名干

進猶恐不及之歎豔富貴言及古人之學字
宿考人金忯子也癸丑歲以冤因以附托
利祿者傾心頗慕至於流涎及雷瞎得免志
與其子亘衍傾身締結得拜承旨尭既已
甚在公廳遺矢汙席猶不知退今援是譏其
長子夏昌泣諫不聽人比之鄭北窗應亨德
與大院君之外孫其母廣陽夫人夫尚在因緣
善事特被寵眷累拜方伯之任性嬾倘約
治郡有聲稍

壬戌三月十三日 巳酉

傳曰，梁監軍、接伴使李廷龜，勿論贊送事言于所論臺諫。○王將經營保障之地，命議于二品以上及三司長官。

壬戌三月十四日庚戌

義州幼學金汝翔等上疏大槩請甃築等二賊亟正常刑使先王駐蹕之地免為拋荒之鄉事○龍川府使馳啓梁監軍以下將官及兵船六十餘隻軍兵四千餘名到泊彌串登陸事○命遣李積冬至使時越海之行避之如死地前後除授者回傍蹊曲逕百計圖免積有實病盡去家財賂宮妾百金王

特命遷改

壬戌三月十五日辛亥 晴

大司諫俞大健啓曰國勢岌岌邊虞孔棘、正當人臣盡釋私憾戮力王室之秋也再昨聖批之下行行字字無非鎮靜之教凡在瞻聆孰不感激臣老耄之年謬荷寵擢叨冒匪據兩務者唯以和平仰體聖意而已昨者將聖批中任興後奇秀叢等語盡傳句煩之教欲為傳致於營通同係至於再三而見甚害於營通既已歸一而本院僚議終始作梗其禍以來已如欲空國上負聖明丁寧之教惟事黨同伐異之態請遞納任咎之正言李慶益鄭湛並命遞差答曰依啓○工曹判書李廷龜啓曰臣行身無狀得罪于時席藁郊外幾死為隣不料豈軍擾律之任竟以臣首繼承聖批有旨丁寧讀之未半不覺辭

淚俱發懲臣擇誣之冤庶得昭釋瞑目入地
設無遺恨臣誠不知死所臣雖蔭陞六協到骨不
敢怨策而聖恩若是隆重國事若是危
急一息未絕之前何敢言病臣嘗戴眾嘲
疾剋日登程第此行償接莫重莫難經年
憔勞之任六察九眾累之臣所敢承當此時人
心惟肯度臣辦令此時拘力何能辦出需用
況臣屢經患故考賤已甚因光之精已消已矣臣
之債事孤因益重罪戾臣不勝惶恐畏悃之
至敢未啓咨回了無所失予已洞知矣國事至
此此誠卿等急勞之秋也勿為惶恐更彈奏
心性諧償接○掌令朴光先啓曰朝著之不靖久
矣上年作紛事之後至今不論其眾者無九休聖
上鎮定之意而日望者清之日戢也況近日士
夫間方有協和之議故有識者以浮躁喜事

為哉每不料今者兩箇充鬼役長言地詩
厚台兇肅附翌日承人指嗾磨牙淬刃相為
聲勢將欲搏噬無忌空圖而乃已濩潰敗倫
者妄邪毒如俞大健棄君棄母遜子逐孫如南
蓮者歷數要復載乃收有何人耶臣是嶺南人
也早隨師友問粗知事君大義不忍與此輩
作隊進退同害士類也此等危物去兩日一
日則始貽國家無窮罔極之禍請大司憲南
蓮大司諫俞大健並命竄黜以靖朝著答
曰南蓮俞大健皆曾經長官竟成語鋒之人
昔非不合今豈有過誰主此論動撥長官
使如手翻廷手亟信勿煩乃命遞先先職與後
銳正之子秀乃其後自敵弟[illegible]皆是大健蓮之黨
也時銳正傾軋雷瞻各立門户互相排擊○
司諫林健啓曰伏見俞大健啓辭以上頁

聖教堂同寫刻罷担數三諫官於一啓可謂
條無但其中有不得不言者再此政院之前
後備忘只有李廷龜句論承傳之也故無任惶
後奇秀其後並傳之也故則豈可以二人之名亦
在備忘記文字之中無傳於一時乎傳與不
傳徐渻承旨之以為徐渻承旨故臣與李陵讒備
問之則書送無且見憲府啓通有不為是理
則當傳之來紙令之何如云則何如者來言之
之翁令前大健以憲府的一為言又只攻三臣而不
舉臣名者抑何意耶其欺罔聖聰無疑加於臺
之計巧且條矣臣所謂堂同寫刻罷者真皆道
也臣與俞大健有同年分故再任之夕臣往見大
健極陳揚為難定毋生事於老事之年云則
大健以臣言為極是曰萬世民理之云不料今
者聽何人指嗾為民頗陷因極之計也臣以胸

復痛殺者皇爺而自念既無三諫臣罔咎
本院及憲府通啓而臣獨忽遽心甚未安伏
病未雖遞矣請命遞斥臣職○就川府使發揮使
書目十一日道軍下陸行禮後還船上事

壬戌三月十六日壬子

大司憲南謹啓曰臣老病俱深鍾漏並歇臣漸就木而已不意頃日憲長之命出於聖簡臣雖無狀自知不似故欲待物議以出而稽謝恩命再昨出來翌日肅拜矣前掌令朴光先歷數臣惡請罷臣職有罪無罪自有公論臣何敢辨明有若無過惡者然哉章奏聖上不以光先之言爲近似非但不可其啓至於命遞光先之職此實曲全老臣之盛意也死生肉骨之恩頂首結草誓不能忘報且臣嘗忝此職不啻十餘番而少無其職之效況此邊虞孔棘顯著不請之時非臣衰耗望輕者何敢當之請亟命遞臣職答曰勿辭更加察職〇大司諫俞大健啓曰臣至愚極陋加以病老誤恩隆重猥當亘諫長惟知奉公之至誠不讓偏黨之私

護項日聖批之下謂下任興後齊秀茂設等事
至明且詳未有並侍句煩之至故臣将並侍之
意再三留適而終見防塞二其如有僉奴等之計
大排聖上鎮定之意等故論康遠三人皆有他意
於其習戒光先揑造无形搆陷臣身因有紀極
近來陷人如以不近不列之言勤加於人則光先之
之言固不足辨也林健則未見臣曰吾與令公少
无他意云臣意謂以安靜為心與淳蕃輩有
别故論啓時不舉林健之名而林健朝之受給由之
命不為出仕甫拜旋即來避深意及今其心所
在皆不區則乎聽人指嗾之說實目道也且寒
討留適有曰任興後齊秀茂設帖曰備忘記攻
破被論曲折當停之以不可仍實云則林健之所
謂未定云者尤極无據臣既被比筆之詆辱
不可苟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頃日答今啓

之批既以函信勿煩為教則任奇之事已出官
於其中矣彼云云之輩更欲待何教而信之乎
未滿一啞勿急更加出職

壬戌三月十七日癸丑

平安監司馳啓梁監軍本月十五日登程事

○兵曹啓曰凡官送西之法在平時則只以堂上以上之除拜無職者亦皆遷任之無實職可差者不可充職故移送兵批付軍職者俱是金石之典亦係二百年流來屢例矣近年以來公道掃地私情大勝有力者多下來附職額數未満則圖囑兵批僥占闕司果仍爲除授守令之階梯官爵乃國家之公器人主之大柄安敢以法外非例之事雜沓濫觴使官方失序人心怨憤乎矣下官雖或瓜滿非都目則不得遷動乃是法典所在此規一開則參下計仕循序之法廢後弊尤窮請依前規例送西兵曹送西者外前後自吏曹移送各員令吏曹覈實軍職六品陞授一款勿爲

舉行事捧傳旨永為恒式傳曰免今後察為已出同罪者罷之○有段尹知敬為舍人韓玉副校理沈之清獻納李孝誠李志賤正言趙直翼為副修撰翼退居洞田里時掌欲使之言亦公其名累拜館職皆不就

细书

壬戌三月十八日甲寅

營建都監郎廳朴弘齡江原道伐木事出去○大司諫俞大建啓曰凡被論之人在係當處置之中則必待聖批之下或連啓或停啓然後進退例也吏曹佐郎申恜重被臺評方在未處置之中而前日吏曹因其郎官啓請得招恜不得不進一番參政雖或勢然何可因此每政行公有若無罪者然乎況頃者聖批中有自上時無處置勸廳未及議處等語之教則凡在未處置之人不得出仕之義恜非不知而冒犯無忌豈非可駭且初選清望則同僚有故在家者必問通然後擬望者舊例也恜新擬正言李孝誠注行其意息不循舊規致有吏胥咸曰古所未見莫不駭怪其輕蔑聖教不有國法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又啓

曰正言李孝誠名望未著而吏曹佐郎申恮
不議於同僚而遽擬於本職拘情營私以爲未便 上
三日李孝誠請命遞差答曰依啓申恮推考
○弘文館劄子大槩大司諫兪大健以被重駁
於臺諫猶肆毒螫出仕曾未數日所害者已
至七人將欲空國而後已堂堂我國雖曰乏人
豈可使兪哥穢无行者安於毒〻之地仍授言地
從其吞噬壞亂朝廷至於此極請遞罷以
正朝著事入啓答曰兪大健雖有論互之事當
此危急之日爾等善爲鎭定則兪大健豈無
損益乎勿爲更煩

壬戌三月十九日乙卯

司憲府啓曰昨見玉堂劄子論劾大司諫俞大健之辭言之實未知其意也頃者自上特授兩司之長欲鎮浮躁輕擢之意也而臣謹與俞大健皆於時論不合之人也尋常論議無所矛盾大健之所劾欲休歷上銓靜之意以微事小疵事之舉尤有他意於其間而玉堂之劄措語太過云矣而未安且伏聞形迹與他人有異緣實國素若積懷之人不無嫌猜之可疑而乃敢處實各是之甚請並罷掌務輔德校理修撰並命遞職答曰勿爲相較以起鬧端實之可矣○掌令李時禎啓曰臣本以草卑末幸窃科第累蒙一天恩擢不顧班次未能曠名不能知不意拔擢之命遽出夢寐之外驚惶感激思報循途黽勉今日之大父家同室于弋傳此

相攻相逼之不靖久矣聖上擇揆兩司之長務
欲謹密而數日之內無故被劾已至九人此豈
人人自危不能安其職者耶負至國一大關
開端空闕之隙不幸適之大盜將以天兵壓
境種種虞慶交雜一二計外不出策內先
伏敵當由此之時雖使劉明正直之人當之猶且
不堪況臣駑劣何敢輕重於其間乎況五富
以無春秋在被握中勢難仍冒請命遞斥
臣職答回勿延

壬戌三月二十日丙辰

司寇衬諮曰收見璽批有曰自爲相救以起鬧諸賓之可笑臣等請白其不然凡人之情慾恆久静聽則好先於其喧騷去其作好者然後終能安定今日之勢與此何異俞大健休璽上詳定之意論効好動惡静之義其以未如有他甚事而不毀異而玉堂不念持援之旨攻之太過措諸條刻士夫可相紛之道不當如是抑又有甚於此者安得含默近日見於臺諫者多皆未聞之人頗遷之官而多有之說頗出者未今日之啟除好者出而就之明日之啟除拜者出而攻之又明日除好者出而攻之以衰亮之一身受無窮之新鋒俞大健之难當也矣此何等氣像也今此玉堂之劄若發之而不爲之攻破則他日鬧端漸熾朝著

哉安寧靜之日也直提學韓暻柢鍾鍊定
國請勿留難至是命罷職答曰不從○訓鍊
都監啓曰都監軍士禁軍下親兵砲手金天康同
憲府不爲移文捉去刑訊幾至死域頃者推問
其所以然初非身犯之罪累其保人天石理隱族
亦也請而刑訊之云兵曹請所爲不敢治之故憲府
曰知道砲手乃禁軍下之親兵也雖有所犯所當入啓
處置矣目今勢家奴子犯法則尚不得正其罪
而身上係但軍兵則無得罪國家之事雖兵曹請
何敢任意下手乎如此不識之人布列臺官責
有所歸矣今後凡干軍三手犯罪者必入啓
後處置事捧承傳施行○刑房承旨朴弘
道啓曰當軍入直則罪人推鞫必不得爲之當
軍回還遲速雖必獄囚累累斷澈死期有死
死冤極爲哀矜請令備局速完文書給還守

備又令禁府堂上未入直之前速為推鞫可
刑者刑之可放者放之無使滯獄何如臣以該房
惶恐敢啓

壬戌三月二十一日丁巳

左承旨兪晉曾啓曰政院只出納之地唐官禮單着品非古也如欽敬待王人無所不用其極而已成例矣經理軍門出來時先王以禮單政院有時取來着品爲教以此觀之則政院本無逐日着品之規也況種種之物續續着品之際殆不及事之患誠如都監啓辭矣今後請唐官禮單令都監收捧着品直爲呈贈似爲便當敢啓答曰依啓依先朝虞例察爲○呈我州分學殿軾上疏大槩其外姪懿範兇險不測假息今日再敢凶書當此待變方急之日動搖擧邑群情亟正邦刑事○領議政朴承宗引疾辭職答曰國事何如而當軍入京已迫此豈首相一刻引入之時乎卿因何故負予至此乎勿爲言病即日還出盡心規畫以濟艱虞之事遣史

臣敦謫

壬戌三月二十二日戊午

傳曰凡朝家命令藩臣一切不爲擧行係于時急事頻數下諭有同哀乞者然極爲痛心支待雜物及戲子于上送有何所難而至今不爲上送乎關西外七道監司各別推考更爲下諭催促○傳曰宰令鄭弘遠速爲命招使之直宿慶運宮○大司諫俞大健啓曰臣自蒙聖諭問叨廁匪據常所自期惟思鎮靜而任怨之等敢排聖上亟停之批遽出同聲仕峰之討若不糾劾如此喜事之人則將何以上承聖教下鎮浮妄乎此臣之所以不敢含默而聖上之所以允從如流者也臣之從始所務者在於解紛彼之書徒所謀者在於好勝先先先唱兩韓繼起羅織誣辱必欲去臣而後已臣欲奉身而退則恐負聖恩欲强顔而行則動觸

辭精以此以彼決難仍冒請命遞臣職答曰
勿辭

壬戌三月二十三日 己未
遣承旨敎諭于領議政朴承宗曰此何時而卿
引入不出乎臨軍疾馳上來已到平壤則仍留
平壤與否未能詳知各習儀等事亦豈无
首相而為之御前習儀尤不可不參卿宜念事
體輕重緩急當日內速出勿如前日之牢拒
承旨啓曰以上敎諭于領議政朴承宗則明日
當仕進于備邊司云矣答曰明日不出則命
招

壬戌三月二十四日庚申
江原道司書目平康縣鄉校失火殿宇位版
盡爲燒火守直典僕及入番校生囚禁[illegible]監
司宋礎自朝廷處置事○義州幼學金德騄
等上疏大槩亟正兩賊誣告之罪以慰先王駐
蹕之鄉事

[illegible]

壬戌三月二十五日 辛酉

司憲府啓曰大臣人主之所敬也有職於朝家者安敢怨懟凌慢發之於言乎鐵山府使李景稷厭悍西路之邑百計圖免而出於死術之語厚相臣於廣衆之中自以爲必有去意許削罷其職故如此其用心極可惡也請命革其爵名白衣從軍以徵厭悍巧避之罪答曰依啓○傳曰安玏以入直副摠管擅出郊外罷把軍律拿推

壬戌三月二十六日壬戌

平安道伐木督運御史沈之源入來。義州府尹黃

馳啓賊兵二三十餘騎出沒江邊搶殺避亂人

事。領議政朴承宗啓曰臣與李景稷素昧

平生且無恩怨而臣本無公輔之望特因姻婭而

進者因此多難之日大小規畫不厭人心者多矣景

稷之言想出公共之意有何分毫私讎而爲臣討

極力辭退有誘不下庶免獲罪於一隊之人臺

諫之論恐未深思此適足以成景稷之名重徵

臣之罪殆聞驚駭經宵惶惧伏乞亟寢允命

仍使赴任公私幸甚答曰卿意則好矣但臺諫

之請見景稷實得尊朝廷之體不可不從卿宜

安心毋爲此言正色鎮物再啓曰伏奉聖批

如面命耳提不勝惶感之至古語云止謗莫如

自修使臣誠有罪過則豈可家家置喙人

人對使而無致明手自古姻戚之臣例被指點而
臣獨享烟煙之窮久受指點之地情疑之請何
限特未及畫聽耳李景稷與人共談不覺一
串說出有何深情於其間哉藉令景稷圖免
西行有如臺諫論則三公皆可罵也獨與
臣名厚及泉壤窘狼之狀死亦自取臣但當引
咎自責席藁俟譴伏乞諒臣至意特命景
稷仍赴任所公論既已申臣心亦得安惶恐再
啓答曰於一少無未安毋庸強煩○吏曹正郎徐
閔楨上疏大槩上年臣之被誣也但國人共知天日
下燭臺諫之請伸李肅之清白皆蒙允命矣
頃者因秘批之辭人或見之依啓亟命削臣職
名事

壬戌三月二十七日 癸亥

司諫院啓曰李景稷々詆辱大臣無所不至寧有倫紀已爲蔑矣其自上敬大臣尊朝廷之意至矣盡矣但當初特命堂上加資蓋爲除拜鐵山也今既削其爵名白衣從軍則其加資不可仍常依前日越職例請李景稷加資改正 答曰允

壬戌三月二十九日乙丑

領議政朴承宗又申而啓傳曰景稷以微末小官不體朝廷超擢調用之意敢以怨於國家者構於首相其悖妄極矣合置重典而卿是累啓獨不念往訓以德報怨之戒乎卿之再三陳請亦是好意從姑勉從仍命前新資仍任鐵山府使

壬戌四月初一日丙寅

下諭于監軍接伴使李廷龜曰凡下敎下諭之事朴弘耉不爲盡心周旋卿病稍歇則從速馳進平壤使三將盡還宣鐵間使之隱避于海島而撥軍五撤十分相探慎重勿令輕擧生釁使軍探切勿煩泄於賊中○司諫院啓曰凡被論之人有議啓之命則但當退伏請罪而已吏曹正郎徐國楨以同事郞廳鞫廳捧招之時故以落點諸重被臺評自上以令鞫廳議處爲批國楨乃鞫廳議處待命之人也而後臺諫之臺同堂後吏曹之冒請解於臣極爲猥瀆曰聖批之下至以國楨之致鞫廳未及議處則其出仕宜有人言爲敎國楨之肝肺元非逃於聖明之洞燭也尤宜之席藁以待鞫廳議啓之日而乃敢偃然陳疏回曰秘批之辭人或非之其所謂或非之

人指何人手欲抗聖批若與相爭者然為臣
子者豈可忍乎其朝廷營成君命之家至此極矣
請徐圖禎命寵其戕令蘖麗速為議處答曰
大敵壓境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監軍之行
入京亦已迫近此誠何時而豈可回一批縱擧
日甚乎勿為更煩以靜朝著○因憲討致仁相
會禮請坐之日監察上臺之後同僚告病則辭
避例也況臺官一則入對一則坐於依幕乎執
義諍競僉率然稱病以起鬧端非但視臣等如
無其心所在未可測知執義諍競僉請命寵職
答曰大敵壓境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監軍之
行入京亦已迫近此誠何時而縱擧日甚乎勿為
更煩以靜朝著○

壬戌四月初二日丁卯

備邊司啓曰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爲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貴其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目今王毛諸將來住江邊有所謀爲殊非軍機當密之意而與臨事而懼者不甚爽師且設擄兜翩翩道路此賊垂涎此時致怠我國自當應援陸續塘報不如又設唐撥之意密諭接伴諸臣使之試與周旋傳曰唐將所爲不可難知也不過欲縱伴賊入關之計惟恐賊中之不知而我國人心則每以起疑唐將爲之畫要遠既不決將見宗社之危坐致風塵之変天下寧有豈有如此痛迫之事乎雖百変不諭李廷龜以病時留平山朴鼎吉一事不爲周旋何足責

李馨遠手以暴躁者之事若盡心竭誠善為
周旋則盜軍豈有不為動聽之理乎不有君
命畧不用意思善為調停惋之狀雖可盡言本
司更加詳議速還處〇下諭于盜軍據律使李
進龜朴暴吉及都元帥韓浚謙曰周亟一路
設至唐營而至送唐人于內浦催探往來令
日尤難者昨日一層加重於一層未知國事
終至於何如也各別善為周旋使盡撤回撥
軍唐人勿令往來於兩浦等處江邊以杜
意外不測之變而此者今不知又有何事極
為痛悶更加盡心周旋隨事善處後一一馳
啓

壬戌四月初三日戊辰

備邊司啓曰廣寧陷沒若是真的則征勦之擧如難容易惟當益嚴邊備以待動出萬全而已近年以來遼東出歛軍餉已之天兵陸續東來萬之無接濟之策山東糧餉不可不繼請運到登極使令將發行賫擎一本以陳切迫情形在所不已而登極從賀事體極重無付別事委屬來人女進京之後以此曲折使之婉曲呈文本國奏文則令承文院急速磨鍊順送于登極使之行事理順便傳曰依啓○禮曹啓曰依上教詔勅一時郊迎極為便當服色則冕服迎詔衮龍袍迎勅似不可混同爲之而詔勅一時迎受特權宜之禮而以冕服迎詔仍以冕服迎勅乃從重之事似為允妥傳曰知道遠接大臣以啓○下諭于登極使

吳允謙等曰上年柳澗朴彝敘不為候風貪
程催發竟致渰沒深用悼惻切勿貪程各別
詳細候風粧治毋得十分堅完更加謹慎入
往假㺚屯聚海島云尤加戒飭勿泄中朝征勦
方畧調發兵粮等事一一詳探以來倘有我
國寃痛之事則以死明卞且如有問自我國入
討事則以關外土宿以我國不支之狀辛固知
做為事隨事善答

壬戌四月初四日己巳

命招大臣及備邊司堂上（議處事也）傳曰觀此西報假㺚
內順者甚多而毛將時留鴨江近處任其生變
至於滿浦亦送唐人云李懋遠迎譯事也一速
爲合事治而來令毛將從速宣鐵而唐撫唐
人並使出撤事各別急急議處○左副承旨
朴弘道啓曰差官出去後監軍未來前推鞫
速爲事前已蒙允矣今者張守備將爲發程
而王爾聰差官又爲入來云若待唐將出去無留
館者然後方可爲推鞫則雖終一季無可行
之隙矣累累被囚淹滯至此非但有死者之失
秋刑抑且歸咎之下或不無感傷和氣請亟下推
鞫之命可刑者刑之可放者放之毋使淹滯何如
差官雖出各在他處推鞫之設有何所妨乎
臣待罪該房不敢不達傳曰唐人出去之後毋久留

乎近日連有舉動委以推鞫乎當由範彰
為之○諭于留軍接伴使李廷龜曰不乜如不淪幾
度乎毛兩摠軍無結陣淫還與賊交鋒而諸
唐將各送撥兒于義州諸唐人訂逆處變性
來奴識則有日一毫所益乎古之善用兵者必
不使敵人先知軍機貴密故也各别善為周
旋期於勤於唐撥唐人速去撤回俾無不測
之意事○傳于政院曰宗稱剛避亂唐人之遍內圻
邑閭東云法妙彌內一圈也雜乜此賊寔乜可憂乎
為急各别議啓事言于備邊司

壬戌四月初五日庚午

三公啓曰臣等昨日入侍瞻望天光尚進翼善毛冠臣等不勝憂慮終宵無寐昔世宗大王有不安節詔使之來不克親迎己丑季冬尹根壽賫去年勅來我先王祗迎於闕門外至尊慎疾宜若時候即今初夏風氣不佳前頭大禮稠疊初八日祗迎詔勅闕門外權行亦合周度聖躬之重答曰當爲觀予候爲之〇傳于備邊司曰凡唐人所爲接伴使接伴官等全不周旋而至於乃安謝帖云云以不關事請唐人上來如雲亦不能周旋況望其竭死力安國家乎至於朴鼎吉自上擇送而見兇軍九一二度尚不以死周旋者何耶其意亦未可曉也卤息卤息議啓〇傳于備邊司曰昨見西報山東諸將爭欲出來果留軍亦請來而陶軍門難色

軍諸唐將生來者甚多云雖尤此賊我國果
能先事乎試以近日事言之李廷臣首倡折銀
之請朴鼎吉無一事周旋分送唐將于鴨江
中流上下撥兒并送于江邊列鎮招募假撻
跟捕賊將竊聞邊亂唐人漸滿戕邑當初
本司不能不啟之故終至於如此不已何為痛
惋因極至如吳請呈揭帖于邊軍畏不周旋
直向他唐將所在處又云其可謂使乎尤極痛心
不可不下諭從言責並速議處又○諭于接伴使李
廷龜等曰毛將不有邊軍之令招募假撻輕殺
生擧至送唐人于內浦等處如有不測之變
矣急速以死善為周旋毛將速回宣識而江
邊各處撥送唐人一一書報依前使我國
報邊各別竭力盡心使如勸於

壬戌四月初六日辛未

有政特除許任爲南陽府使任倫王德達之

子也有私恩於亂離時有是命崔濩爲司諫

尹知敬爲輔德朴光先爲贊善朴升吉掌令

徐國楨應教李敏求校理南迺羽爲文學韓

定國爲獻納韓輝正言李慶益爲修撰李

元燁爲順天府使朴成立爲司僕正成立章行同禽

獸爲人所棄締結權男宦竊科第交通宮妾以圖進取無

求時以宣慰使接倭使于釜山宁無實職備局亟請除拜館職

任倫人億
逢之子有
私恩至於
二百奚點
狗吾人命

壬戌四月初七日壬申

傳于備邊司曰毛將與金徵問答之辭極爲不測真其應奏也明白陳奏而毛將接見時亦常痛下我國之兔痛可丟此人至輕至妄凡所爲之事全然可無旬爲可笑非常之

新聞管運都監啓曰都監軍餉一朔支放之數幾至三千餘石而南方米船無一艘上來今朔支放之後則畫遣在之米當入萬石之內一朔支過絶則大役方張勢難中止極爲可慮公洪道伐木陪吏沈之渥及畫措運不去伐木完畢便爲上來既無句管檢措之人公洪都事申景禛素稱勤幹令將拜辭之後請措運之事專委此人使於今月晦間爲運上納如何有違緩則責有所歸之意並爲言送傳曰允

壬戌四月初八日癸酉

戶曹啓曰京倉用度絶乏遑遑罔迫之狀不可勝言而分戶曹諸般任米一切不爲上來殊無委任分曹之意兩湖諸般任米罔晝夜裝船上送于京倉以救燃眉之急事李昌庭啓別遣宣傳官下諭 傳曰依啓 傳于政院曰過五六日則日短役事如不如今月各衙門久不始役何時完畢乎令都監議啓 傳于政院曰備局堂上來者一一入啓而昨日領相不來則何不入啓乎終不入啓極爲不當自今後各別察爲

昌庭

壬戌四月初九日甲戌

諭于監軍接伴使曰賊將佟養性領兵出來把截江口云以此意急速告于監軍前各別急送令箭于諸唐將江邊唐人使速出撤且見西報唐兵以槽船七隻渡去上下云此必誘探我國人入往賊中差胡出來等事也又彌串文書被奪于唐人云近來接伴使等不能善為周旋邊上事務日甚危急各別善圖使唐兵更勿渡去生釁而已住唐兵亦使速撤回還事以死竭力善為周旋 右承旨俞言傳

啓曰濟海使臣死於國事誠為悶惻而得免魚腹返葬狐丘亦幸耳國家宜有恤典今聞鄭應斗殯櫬將于公洪道平澤地云請令一路護送助墓事本道監司發下諭何如傳曰

允

陳建大觀 日果林吉 紗社半濟 舡路上陶 乃告我等 不然

壬戌四月初十日乙亥

傳于備邊司曰李馨遠已爲出來而洪霽廬之矣間病不得前進察任則此事尤急而累日不爲登道何耶況以輕銳之兵將又無接伴使尤爲可畏矣何不動念速登乎此事當日爲先急速善處登途○傳于備邊司曰事有輕重緩急終差挫尤極兇狡之賊將也領兵出來則禍已迫矣唐兵及避亂唐人假粧之徊國內作擧日甚則雖無此賊足以危之況加以大敵壓境乎近日西報及本司所教之事累日不爲回啓而帽子分給軍兵何必都提調親往乎曰此不即回啓議登必失事機今後宜詳察○傳于接待都監曰上年天使時亦不休予意其用坊民之鷄故天使回還後柔動時聞可絶世鷄聲況今以監軍常來唐人甚多監軍久

留則何以繼用乎且道軍守備都司等將官
於他虜人覆切勿用鴉吹可矣先朝癸丁年
虜兵圍城時豈有未用鴉吹之理乎詳議定
覆○傳于備邊司曰此賊方整兵拿船而使虎
狡猾賊把截江口之鐵騎長驅之患迫在朝夕
而況但不知敵之事勢至於緊急西報亦久不議
覆是誠何心本司近日尤甚解弛不知何為
痛惋罔極況道軍之行已迫各別早會議覆
終夕不寐兵患之舉行

壬戌四月十一日丙子

傳于備邊司曰謀國不臧賊兵臨江宗社危
亡迫在朝夕衣君衣食君食而何忍不念宗
社之危亡乎奉司惟以偷生爲事如是而無
事乎今日何如時乎招而來詰亦豈可計晝
夜而仕進乎不可使聞於隣敵也今後切勿如
是各別盡心規畫○諭于接伴使及都元帥
曰賊勢甚急恐諸唐將勿令深入內地速避山郡
海島事各別周旋○備邊司啓曰請兵一事
極爲重大而尚不議定當軍入京後何以爲之
乎所答之辭預以詳講定事傳教矣監軍請
兵之事事體極重豈臣等數三人所可議啓
不可不集衆議而講定庶免後悔請二品以上
各令獻議在外大臣處亦遣近侍詢問以處
宜當啓傳曰國之大事君相議決不可收議事前

後下敎北一旦本司堂上亦數十人則何患无人
大臣本司堂上各陳所懷然今日之策似不出
於因奏文下敎中意也試令速爲獻議○諭于
留軍接伴使曰與留軍接諭機閱甚重旣與
之廳人接膝以筆札問答而旋即燒火則其間
說話所當一一詳細馳啓使君上洞悉可矣
寧有不能記憶之理乎更爲詳盡馳啓而今後
各別察爲俾无未盡之事○兵曹啓曰以本兵
書啓辭分摠管五員口傳差出事命下矣摠管
是二品窠職必須政日除拜而仍爲窠批後方
可行公事體極重尤如窠職決不可爲苟且之擧
後政差出爲當且本曹郎廳各有兩掌不宜
暫曠況此留軍行迎而來差者至於二員請
令吏曹從速爲政塡差何如傳曰近日多事無
職爲政分摠管與禮曹參判何異速爲口傳差

出○酉時黑氣形如圓毬自西方直至巽方
其去甚急至巽方天際似有頭尾化為黑
雲良久乃滅

壬戌四月十二日 丁丑

領議政朴承宗啓曰臣叅冒西北道都體察使少無干預勾管之事虛名可媿特賜遞免公私幸甚 答曰當此邊虞孔棘之日西北之務予既全畀于卿其何曰不干預勾管之事乎寗以爲怪嗟嗟此豈大臣欲乎避事之日乎宜勿控辭 有司之不用命者擧劾不饒以重國體以肅軍政○傳于營建都監曰天使時例姑停輸石而江邊積置材木速爲輸入又傳曰此日營建都監會同事豈可無領相而爲之領相不叅先生則勿爲可矣殊無命招之意今後察爲○兵曹啓曰監軍之行入京已迫若於自上接待之時問及八道軍兵之數則必須預講應答之語可無顚錯之患請令備局指授所答之辭啓

啓 傳曰賊兵二萬已爲壓境則監軍何必曰兵

數句爲如此之言○傳于備邊司曰自上年冬
春初送胡譯及書終始防塞今又朴蘭英遞
胡尚不入送今日之變誰執厥咎痛惋罔極如此
事防塞人皆急急甚設送嘗賊可矣予固知有
今日也大臣不能善處奈何奈何文希賢金
彥春中路入送聞諭而各賊未渡江則越
江聞諭○傳于政院曰近日朝臣等赴京之
行擒死厥避李植等尤甚矣今後又有如此
厭憚人則各別繩以重律○傳于備邊司曰
胡譯三度當送而緩緩不及事機安得無
事乎上年冬春初即爲入送則有何患乎我
國旣無可恃之勢而徒以大言欲抗此賊豈不
危乎自戊午變初下教幾度而金生執迷不
思善處之策何耶大臣之職以安社稷爲重
在一日大臣之任則當由死生以之何畏人言坐視

宗社之危亡而不爲之計乎今後勿避人言而鶴
磨弭禍之策廣議熟講急善處又
傳曰此時何可計他事賊兵已迫則悉發國中
之精銳把守直路使勿東搶以當今日明日
如是解弛何以爲之急急議處且此賊兇技
日甚予自初不信解氷之無事而本司毎以解氷
爲常賊之一助予常咲之今果然矣況漢人向導
者多長江如大海萬無不窮之理也當軍已到松
京此賊豈但拔毛將而已乎長驅之患迫在朝
夕更加熟議善處又傳曰賊兵二萬過江之報
入來而本司別無急議處之事而命於後
從深議啓是誠何心乎如是而其能無事乎如
予老病憂悶如焚有何所恃而如是爲之乎今
日急速早會終夕而罷各別議處○備邊
司啓曰即見龍川府使狀啓賊勢已急一路

有城池堅調兵把守一刻為患而黄延兵使
成川府使盧遜善之後其代議薦已久未蒙點下
黄州則以直路關防必守之地兵使柳琳累翔
臥病臣于揔書一守嚴禁主官世人尤為関之要速
賜批發一二內患邊患下送俾得及期察任傳
回此守令從當善出此事何関乎宗社大計
更加熟議善擇勿為亡國之大夫

壬戌四月十三日戊寅

王迎勅于慕華館○傳于政院曰三嚴已迎而
領相不來更速命招○三公啓曰性在癸巳年先
王駐駕定州時司諫具宬以犯馬東宮前導
見遞矣本月初八日自上迎勅時王世子已出
幕次有一臺官由西行廊後路躍馬馳過
維出於世情不察人臣尊敬貳極不當如是
令後王世子出幕次時百官勿許騎馬橫過
之意申明爲宜答曰依啓○掌令鄭弘遠啓
曰迎勅之日大司憲臣南瑾執義臣諸葛僉呈
辭臣以道駕先詣依幕自上有口王之前去至誅有
隣於之命南瑾追到臣欲參侍臣班列自依
幕馳詣闕下由行廊後途全不知大臣依幕
在於路邊而仍爲過去政府下人捉去臣帶
率之人問其曲折以爲自道駕依幕追參

從班還為放送今聞以世子幕次犯馬為

辭入啓世子依前幕在於闕門外直過不知而

大臣如是啓之臣何敢晏然在職請命罷

臣職答曰勿辭

壬戌四月十四日己卯
傳于備邊司曰今此唐將所爲尤但嫁禍於我
國雖以中朝事言之寧有使敵人先知軍機密
務而終得成事之理乎爲撥律使者所當碎
首力爭極陳利害以不測之變已迫目前之狀
明白開諭期使道軍發差官持令箭馳還
唐人則彼兩將何敢久違道軍之令乎朴鼎
吉曾與道軍密密相接尤一而如此莫重
緊急之事何不盡心周旋乎大禍已迫詳議
指揮○吏曹啓曰無防禦使則似當備邊
司議薦而本曹不能致察經爲差出極爲
惶恐請申忠一改差令備邊司議薦傳曰令備邊
司議啓又朴承宗以吏曹不問于己經自差出上
啓辭職吏曹陳致待罪新授郡守忠一即
吏曹佐郎申忱之父也

壬戌四月十五日 庚辰

傳于備邊司曰今日國事不忍言也諸軍各欠留京城則賊必長驅直擣京城矣宗社之危迫在朝夕使諸軍速渡安州泛舟清川避鋒入海則賊見渡海之狀必欲追逐之計亦豈有直擣京城之理乎此乃他等閑之事今日君臣以死力爭可矣先令接伴使須以此意十分周旋而自上接見日詳細陳諭一邊三公率百官呈文以請使必動聽○傳于接待都監及兵曹曰南別宮大平館內各別巡檢如約矣接書等事各別物色密捕以啓時王幽閉母后戕害骨肉密通奴賊至遣差官自知多行不義恐漏泄於天朝人華人到京必嚴飭該曹嚴禁圍住各對大敵○傳于政院曰諸軍接話時上奉天使受兩諭感戴皇恩

等語詳考議啓且以兩將不從我國謁誠告
諭之請輕遣軍機將致不測之變此但小
邦存亡所係其在天朝亦無利益今日萬全
之策莫如姑入海島相時順動若只以越
海疲兵弱卒抗此數十萬撻兵豈不危乎
小邦君臣上下愚夫愚婦莫不感戴天朝
拯溺再造之德安敢為一毫厭避之意以負
天地父母之恩乎惟大人深恩善處以濟大
事之意詳議大臣措辭陳諭

壬戌四月十六日辛巳

司諫院啓曰本月初八日自上迎勑時王世子已出幕次掌令鄭弘遠蹲馬把路大臣已爲啓辭而反以遁辭自明引避終不退待是以三公啓辭爲產言甚不敬貳極輕侮大臣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依當落〇傳于禮曹曰監軍以天使自娶而畫奉杯一不爲之則必生嗔怒矣間一日爲之如何議于大臣定奪爲之〇戶曹判書金藎國啓曰曹儲枵如辦備無策且緣邊聲日急有銀者皆懷寶而莫售嶺南公貿易倭物換銀事處勸下諭而以倭物易倭銀事甚非便罪人贖銀似有可得之路而入啓蒙允已過三朔而禁府及該曹遷延不擧行之事請依上教更議大臣善處又一日啓曰依前罪人贖銀錢許從上年係于

逢賊罪人生為贖銀則餘罪人皆如重罪人也
無試令議啓公貿易銀子多至累千兩而何如
是啓乎更加催納此外辦銀之策多般講
議 ○備邊司啓曰胡差出來則其所當答之辭
與修書及朴葵英所賫書意參酌加減而
厚饋別贈期得歡心篤爾詳愼勿使唐人
知之之意元帥齎臣義州府尹處馳諭毋
致疏虞依啓 ○此賊方以水兵出來及我國許
待唐將大檄生怒則此日答時所答詳細措
接 ○傳于備邊司曰朴葵英入送有何甚難之
事而至今不送乎近日邊臣不體朝家命令
然此其可及事機乎急速下諭各別發飭送葵
英乃己未被虜將士蘭英之子也時廟謀以虜有
把束之計議送葵英于胡中游說羈縻以
後目前之患故王以為存亡決於此行催送

敎曰下○傳曰郎廳十員極擇啓下唐人出
入時不離跟隨○傳曰來二十日桓祖大王國忌
也行禮似爲未安令禮官議處○傳曰唐將
分接各家則兵部二人率捕盜軍官部將
禁軍軍士十名以嚴密譏察而大平館沈惟
敬家大將當日內急急書啓譏察○備邊司
啓曰看得龍川府使鄭斗源狀啓陳德盛
朴庚生等密言于臣曰奴賊二萬餘騎爲殿以蒙
人爲先鋒從灘接龍衣事在一二日內急急
先通于義州昌城等鎭云斗源所報二萬
撻賊臣等不以爲大損後論旋報虛辭臣等
不以爲然者蓋以粗有骨中默美而預定
者也此虜長在用兵動如萬人令戰馬入藪野彀
未成之時其亦全師遠鬪乎昔鮮卑不受其
參劃寧奴過大嶺喜動顏色使我邊上

暫留遇賊虜驚言亟行清野使一口老弱不留
於村落數升穀米不遺遺於廬舍擒捉則難
遏遮深入則自不能此臣等之情而不慎者也如
使虜五六月動衆來犯是出於下策虜若
得全勝而死損半完顏之賊小伐而大來徐
攻而淺取今日以一枝兵臨江欲渡明日以
一枝兵處驛召唱使我之將於奔命不暇農
作即伍員人肆楚之術又用刺漢作為先鋒使
敵者攻打而虜人精銳回自世是即孫武
三驅之法也深恐此賊用此困我此臣等之常慣
而不以為善者也古人云守於江滸於守險於江外
百里設連珠砦若一里之內江流淺處又設烟
臺使之晝夜看望淺灘等地稍設兵將
使之固守中江淺灘俾敵驕不敢肆然橫渡
此在元帥以下當由事之臣料理規畫不待臣

等一二指大遼劄子諸言官等為邊西備何將數
行文字僅云復備之怎而已未嘗畫一策進一計
決勝於千里之外矣深慚愧故此云云仍念古之
良將知敵情然後庭議決策韓信知趙
人不用李左車之策由井陘口置陳水上
向使趙人能用廣武策韓信必不由井陘而行
師趙人不知韓信而韓信能料趙人此
勝負之形也程書廣武則劉滬料我亦知之矣
世豈無知遼所謀國主意甚常常
言之耳國則不審俱料者不得為之義甚兩
鎮時或遣人草山而望之取其言以為俱料謂
之望遠山草木則可也謂之料遠事情偽則
左矣宋臣如范仲淹守延州能遣人于元昊後
世不以為非況者朴蔡之英猶以巡察使軍官
也不使自矜為人恫不及方策馳至比上平墨比

言某正臣等不能防塞發兵之行亦甚大
義使欲引兵而不敢也將此事意見元帥等
處又密密下諭無將答曰依啓啓意則好
矣但雖或清野而此賊不為攻城取糧于秦
山一壓卵之勢其可以清野勝捷乎大恐未不
來則大舉兵來則雖欲使更生孔明復起
以我國人心兵力萬世式遏之勢宗社危亡
指日可待豈不大可懼乎先王亦嘗憂之
矣須等勿輕此賊等甚等甚自稱之免閑
殊極可駭然此如因此之爲虛免甚有他
所以而然也我國人心之不達權變如此卿
等又以因此有以云云乎更勿為如此之言
○新聞營建都監啓曰青瓦以圖燔燒金純
及張遠等句管燔造事持來目下告而或
以來付我下去未久或以新設之局未及燔

非本所見備之絶将爲修繕替石桐迫熖
焇有多之處加買同銀得一二兩之而價本倍
重本兩各樣物節用鐵木諸具有三同而
而買儻依百斤青菜處造修多而切少
多加得數三同之木則可貿三百斤請布物所
木綿三同務用何如傳曰允○陳慰使善甚
書狀官鄭應斗渰死海路陶軍門給船載
屍以送左承旨俞晉曾啓曰陶軍門待我國
使来使臣極其禮厚至於護送陪臣
屍骸其恩厚於我國之意至矣宰臣之官不
雖無送之意出其至誠舟船數續備典
衣以食錢守備至以韓氏菜色物書手接伴
官云極至来安便給粮饌并刻厚待而
備依饌一番至餞遇待粮饌面依下陪儀
給送李守備船上一行並一體施行之意

使四之

下諭兩平安道司龍川府使啓之何如傳曰允○
兵曹啓曰近年來軍政已壞無復論緒而八道
軍案束積於本曹者山峙而軍皆逃故原
簿雖入於內外好吏袖中而各道兵水使
唯以徵布肥己爲事無復留意軍旅加以
軍興土木役煩兵殘難以蘇此我政倍
置之以致也故今日之要者有二勿論舟師於
軍兩司騰下陸軍除治法各官於無遺上
番一也藉都沿諸上司各軍各定之軍並皆
減不以本軍直下人兼直二也上番之數定一只
關而關番兵使守令一一嚴點以重軍政何如
依啓

壬戌四月十七日壬午

諭于監軍接伴使曰監軍必欲明日入京

云此館官所爲接伴使隨事周旋則莫甚

不虞之理矣皇勅久爲一日程亭亦知

極其未安而但監軍非如天使即可回還

從命之人雖一二日差遲入京自有許

況十九二十日連吉云今夜更觀雲散

使晴下諭後卽爲措辦事鋪等以應答

出兩周旋勿如上年天使付宗君迎賀儀

○答接伴都房曰今日大臣備行如此事爲

稽緩緩如告由急遲報於三日爲諸踈

監軍國不能比二變接伴使等不能周旋之所

致也大典上年延詔時面下如此天意可知

監軍可堪之甚乎喜逢夜耿耿雖曰皇命

決不可冒雨過之反復勿爲此言○備[illegible]康

戊季天使時亦以臺諫引嫌多有虛閣之
諸兵曹入來後與本曹將臨迫時引嫌事也
一切姑停使可也事手兩司擬上啓命敢言
之○元青啓曰兵曹支待雜物及扠布多定
各道預以七年前畢納不論經紀止一样
當此官不去理措而兵曹守令豈意
事行不可也朝家雜令請一錢一錢捨免緣
致○洪子偁覓過因曰朴蔡某業世事入生與
民來亦行也將來東據入奏及報奏曰
不鍛亦言將使宗社危也而不見言者
日內見重以見原之○有政以吳允謙爲同知
中樞府事以登極使趙廣後亦變儀典副
韓曉執義朴有章朴來章副校理李
若夏因金蓍國爲正言李明厚修撰柳命
立持平安獻徵直檢閱○行大司諫俞大

建頤曰昨日常侍鄭弘遠至蘇同傳教
言於席上丞以總兵呈王蘇然等於八二日至
作接止了則同僚以大丞力言大失事體爲
言丞以來有何命下可答之府務紛雜實闊
大之問曰大丞於備局寂無言承之曰當諸
世之耳目乎將何以言乎陳之書親仰之不可不
論判云丞見可否且請望諒曰有何仰乎答
曰吾本不知但處分細力之如有何仰不可不言
坂以丞入處丞之一執之死大臣同僚不以
頤謂丞之独丞則丞亦無發之曰安息都守無
陽鄉使之自備局議也屬例也頃日之政吏曹
侍郎中試不可備局不有坐上以之搬又擅
書有望丞於郞發察使以此之前職亦尚
上待之九宮此雲霧之館江之口御來一郎官
獻宜違世忌使發丞不要其職擬之事發

不可不言臣以此意議于同僚同僚則曰同僚同辭
並設講疑據實使出乃指其手至出示
主長官言不見臣為同僚以輕傳漆難
前曾請命窮究臣職答曰勿之○殺納
就宣閣到曰臣見大司諫今大建但姓大梁
以郡張走論到乎紛擾云不參戴極是乃出
孔而散財出之所以孫據言之前有其家之
孫今有祖制之法則張走趨免乎大達又
於席上謂中試自書乎父名於王論到此則
高潤羽書其首年又書其字而不為者
揄揑造互言使陷同僚之謀也則議其不
摘擿而特未發耳大達今及時說以可擬文
坐主言後書自有室上以主有郎中自稱父
望之理年生年大達為更為承者方在
改席乎子從榮為望之更點之言自之無大

達但擬其望乎以出爲言則大達因書留題
猶而況申之一即壹上立法無之難也其子
不參其政而出去乎此無非大達爲報聞
律將不調於一樣之中也且大王坐備局
雖有所言玉色如其因郎一廳則何得以記
中乎王殿於物議之喧傳而大達以將不得
以爲防塞之資尤極可笑玉雖無狀以足可
與此筆於較乎請命而遞斥堅執答曰勿
辭〇司諫崔使致曰王於吐口出仕之後豈
同僚行於會禮仍呈署經致相稱定
團無役之於席上同郷所以遞花之事兩
司題無一言大臣保責在之諫云大司諫命大
達曰五日司諫府有所以中乎王退患面膽金
府出入於答之曰五日府之中但大王已爲啓
之事同僚亦無異論下來知者段之言如何

僉大達答曰緣免以此呈告當由待自宰上對
備議又薦呈可中止爲逐去議推舉千儀了僉
大達又言曰此政改除佐郎中試曰推官父
於安岳亦為郡議安否無事云與歸寧
因其言曰此說果不過以人難世非豈有此
子擬文之理封從近來時議恐難定
張遠之章奏江程遏遠但今日又改中
試手僉大達亦以為然只論郎科遠矣郎見
僉大達引無之云非但近有論之傳入同席
未嘗請之說遂升至此使雖仍冒請命
遠臣識答曰勿辭○吏曹集議李挺元
致曰去政中一安岳郡守前坐縣下員尋
仲安若郡無防學士云及至入至改差
今兄喜請避嫌李康佐郎中試可備
向不有事上以子擬文檢自首坐云云中試

雖有撫父之心豈有如此專擅之事乎安
岳言出之時申飭其手從若節臣謂佐郎南
溟翔同申立一為嘉獎此則重上例其再題請
撫望以其從無書於首望此乃至留為之事
而出其諫以此不題不勝惶之待罪傳曰勿
待罪○備邊司啓曰此賊達隔天朝臣雖
其勢已隔天矣至今不為東搶者恐北虜
我也亦恐畏我也只以專力於西誘我請好
今則撞從是事推賞勞已多從事至此以
有遁當之事此賊猜疑之志近如前尤甚至
等强極是時豈以長江可恃不須防守
之計也況藏檢至理之如其甚之危汁
豈但虛誕於垂於而已移下送之合南關精
選其東軍分次第調入以為應過之意啓
爲繼次之後此於以察賊之策亦與料理

以為災矣事該發占傳曰依其所屬精說設或
謂貴人謀克誠乃可轉危為安若人謀
不誠則終如為敵用以為軍久為象識或
仍往而和禍如不遠速事多刻詳議勿
延人言諂誠善為災○隆十度流星出三台
星大如杯其尖末際狀如彗尾長五六尺許
赤色流入中也

壬戌四月十八日癸未

梁監軍之詮入京王受勅書於慕華館監軍

名之垣字孟墾號丹崖登州人也丁未進士

曾見之報復為河南按察副使充遼東南

路監軍越海以來天子以我國敵愾降勅獎

諭欽賜銀三萬兩使之分賜戰亡將士兼

為陳上軍兵犒饋之用王留置宮中竟不

出監軍貪汙無恥伎倆百巧取多至累萬

兩銀累延朝之後為稱官以論制我為民追

徵銀七萬兩某人亦竟冒罵至有作詩嘲之

○勅書勅河南按察司副使梁之垣茲者

奴酋犯順天討方張三方布置既分登萊

為南路特命爾為南路監軍一方軍

士庶爾其宣賞勅宣諭朝鮮爾其

密成經撫多方用諭敦為使其佳

初朔搗兒監軍孰仁政所

兵要害以襄撻伐遇衆逃竄者一面
宣德振撫仍董率將官招納東土一
帶招賊良民並選銳充兵並爲防勦罷
兵餉賞及軍中錢糧器械等項併應
清查明白報該撫按要務期肅息時
通以成犄角俟大師既集約期進討爾
須嚮導以陳鼓勵朝解登遍各將奮勇
勦殺一切功罪逐一記錄須俟事定紀戰
守方略會同吉論並能討議酌裁該
撫以行仍須經略節制如事可自決九遇
要圖於許爾相機行事爾既專任一
隅責任尤重須盡心審畫集事奏功
用副爲朕委任至意爾其欽哉故勅 天聰二之
年八月十七日○總兵官王由光淺毅
賜補豈至此皇畢國極賞宰將由國玉忠義

東大凡大小客官盡誠厚待多謝〇傳于
都道曰如有唐人出入之事則接伴使接
待都道十分善爲周旋使勿出入作弊如
有不方出送之事則譯官不離隨行〇傳
曰道軍明日赴馬島時好樣請出之云則
先日道軍之意以茶可無十分察焉〇傳
于宮達都道曰施文用限道軍回還留入
處于仁叟之內或他除假處文用渡人而
後者精擬風水鄭仁弘之主呂置新
開皆性智令今日就同被任用〇傳于備邊
司曰道軍入京亦辨銀之策尚不講施如
有實迎厚周之事無急處議處〇云
書曰見軍理時無頭目之無之事今者
道軍爲京之初既已十分三無畫亦其意
未去於欲得禮物也入來之後無無贈

伊

給之物則北但題目等件如年生事皆案
亦如録然且門下一二等等等是皆案
祀切用ゝ之人以雜部皆從給ゝ從其他
在後不得之給之皆寧先自昭給以役其
以也其中青鞘刀元卜定ゝ之數只二ゝ柄於
方未畢納ゝ以ゝ不足一ゝ等以下遂減一柄
兵畢因傳曰依啓青鞘刀子上輪尤甚少自
於楮備以給〇備置月到回次足陶也揩省
文乃宮實戦艦派楮水手以備征勤事也
我國自壬辰以後船村産生之處砍伐殆
去許多戦艦不可容易打造而沿内事
立十分堅切並可據塞以恐蜜立哉日夏
戦船年雜楮辨當以為十船員分付該處
要換與或新造以送而第上年記ゝ行
署年七年來役旅順ゝ法須皆擇舟加駕法

之人此船遅去其後世由來唐人之言也今承文
院以此四艘描為之物回答宜當傳曰凡事以直善
措回答可矣寧稍中国與戦船為枷艫艘數而
云而如來於我国其意難知也今可以壬辰亂
後船村之猪事雜在船云而設或先送
以末端措辭結末云云如何十分詳議而
聞之接待都堂致回頭目四度賜給雜物之
為磨錬致下矣在司多之船二百二十四杷油扇
一千三百八十杷青黏刀一千七百四十四柄如預
頭下工處於後可無時数價之盡未白扇
前後下定一千八百杷油扇九千杷青黏刀子
二千柄其軍器與否不敢知而頭目賜給之
茲如此數敢致傳回都道近日唐船往來
如職曰于一依天使時例給手次上等茲僅三
分之一決不可充給於採議而聞以當年接

待縱之雜物于八道使之直獻于內廂十下五
六殿爲內用○宗親討致回近來宗室困苦之狀
書曰思之言哉今者故莫達揀守妻權氏呈狀于李
府伯子孫原字之吉與前郡守雲龜瑞以
奴婢於訟事不去于安山地郡守結縛囚禁
困辱之狀口雖形言破之殷乃直之安山郡守
雖不知何許人者訟之事自有三尺而祖宗
支庶擅加三木至於累日不放極之殘傷且
之者持身無狀擅自鄉以祖宗遺體自陷於縲
絏之中辱極祖宗羞涂王室豈等俱以無
狀待罪有日之列如安之事若不請治則
將何顏面於祖宗於九原乎安山郡守及永原
守請並先死後推以懲諸宗私自下以之事
以懲士大夫越法擅囚之非傳曰可乎大年道徵
啓王即位以來猜疑宗室常言戚屬中於家

細

坐係于戚畹之諂附承媚惟恐不及事涉諸
宗則折辱輕侮有同賤隸安山郡守乃諸宗
之煐也○權霽啓曰自上受勅後親受賜銀一錠在道次每
之事以其來安之賜物自有書寫之案勅
書尙未直啓其案上文合禮儀然意之接待
使接體曉曲周旋之意恩意諭傳曰允
○侍講院啓曰王世子迎勅接見時接語及
自稱之辭依上年天使時例問于師傅則領
議政臣朴承宗以爲依上年天使時例以當悔
領議政臣奇自獻臨時稽諳前者右議政臣朴弘
耉以爲郡下與以答東宮接待時宜稱之辭以
不佞稱之上年詔使時亦以此議定之接賓時
先以問皇帝萬福次以大人特膺寵命將天
子之寵遠涉信使跋涉冒危險千萬
勤勞之人是以爲心不佞寡躬不勝瞻慕之至

汽船即日且復駛馳道途之間籌議多端
尤不勝驚駭之至乃於接談之際
提掇惡辭射天氣鋒向道廣生陽氏
有血氣孰不痛惋用張九伐動年度揚穴而有
嘗於大人以此意好言剛閭措辭則未知如
何其他軍國之事皆平如不日歸不必替自
餘揮讓郎如之節即有說定時之行之超後時
微而行之之域依當云矣其中用張九伐動年
度揚穴一款係是軍國事王世子措語中
不如用之領議政臣朴珪壽以為此一款用之
宜當云何以為之然乎之戰只可以視勝也臣
大人以下云云之辭未知如何況未得一款尤
不可當云云及如是臣欲勤事國王將何以為之
云則軍國大事不便以知之又未常以要外
速謂痛受因極至於臣欲勤事至是老

父郞縣以矣云云勿言他事以土田更議于帥府

增減議到承宗弼啓曰聖教約束書請以此

措辭答之○傳曰唐船自龍川鐵山來泊淸

川項江則是唐船過涉我國江海也若有如

此事乎令備邊司急急議處無貽後悔○

秘密備忘唐將每欲由直路出釣賊鋒也

誘為引避于海島山郡非但使賊罔知所以

防不測之變事令備邊司議處

壬戌四月十九日甲申

傳于備邊司曰朴燦英無事入往與否未可知也將來東擒尺童所知本司不錄予之胡譯及鄭忠信書久不入送其見宗社危亡予不更言當日內守禦策急急詳議善處事〇備邊司啓曰皇勅徵兵事關係極重在外原任大臣請亦各往問而聖旨不准在京原任大臣不可不問郎廳展進空回請遣有司堂上往議稟旨俾無後悔若宋神宗議與契丹時韓琦富弼方在退閑中猶且手札以問古之帝王優禮元老如此大事事敢啓〇傳曰可肆文書一切勿出邸報中事宜秘密〇備忘記但邊事日急兵軍入京之日政院何敢怠棄職事一時皆出去乎極為可駭慎勿如是各別盡心察職

○午時王接見楊軍於南別宮行下馬宴禮
王曰天兵東至化方蒙而奴賊敢生梗化之心
仍致遠勞大人以天兵東出威風震動至
於此仰楊軍曰此賊稔逆天之惡久矣而
邊臣但安逸請君奉帝敢有此變其
罔曲折難建大酒席而當與接伴使家
議一一通告王曰王世子請行答禮楊軍
曰國王行酒時使東免生禮王世子行酒時
則第四爵俺當親執而進王曰別無失禮
儀註國如是尊楊軍問當因依命國王出義
天下皆聞而世子聰慧知禮不勝欣賀王曰
不敢不敢王曰奴賊時在何地而臣勤之邊
不仰知願聞其詳楊軍曰王遣捉生牢之後
匪徒則然只為據招於奴賊退遁邊城矣但
遺兵則恒駒表勝世後根往當田調發陳

西韃兵大軍二齊會然後可定師期云王曰
國小郡遠國人少而於以東出為賊藪小郡臣
民莫不畏懼日夜慕望今聞大人之言深用
喜悅但而於亦有兵馬耶所領將官誰耶
道軍曰戰敗將卒不許入關故方在關外
而關內則劉陳二十萬方來屯將官則李拴
信及杜松之徒以總兵來守此則儘可知者
而此於將官須破出舉收賊殺軍深入天
朝大軍二面來集則殲勦不難國王勿用憂
之道王曰雖雖皇上遍撥今在何處道軍曰
雖雖然諸勤王遍撥待死而廣寧失守則專
由於將官輕敵出戰或致墮馬致見失律
敗衄此蓋非王之罪非哉王曰水軍調發幾許
而成集於我國耶亦有由他路而進者耶
道軍曰水軍調發之數則二萬而或由旅順

而進步出來安國而無其勢者由感集於貴
國矣王曰大人生告示以嚴林禁示一絲使小邦殘
氓得免擾害小邦臣民感服情篤之極不勝
感激以筆曰一路處處嚴囑恐不勝未安在
開城府時接伻使已悉僕之意矣僕當正已禁示
約不筆而僕之先犯只多貽弊僕何敢不
爲出示禁戢乎僕之撥也犯禁者示之有者即
拿致棍打百二十更欲諮問查究而僕言不
通无由得聞方用嘆焉及承來附不勝慚愧
王曰明日謁聖後欲行宴禮云但時氣向熱正
勞苦體自前奉命去後望日行宴已成規
例明日行宴禮後明日從容謁聖以所陳者
以筆曰僕上年十月乘舟渡海不得展謁
文廟者今已半歲矣欲明日先行謁聖明日
明日行宴禮矣王曰大人右文之誠則至矣但

翌日行宴程乃是奠邦二百年流來定規
硇大人明日行宴程後趁後日從容謁聖
以爲便當出軍曰勤教至此明日謁聖後
還返到此即設行宴程日晷方永雖催還
後行程亦有稍失王曰日晷雖永長程跋
涉之餘一日疊行恐傷聖體明日行宴程
後日從當謁至亦未晩矣出軍曰明日謁
聖後歸路過王門不入實係未安當依命
明日行宴程明明謁聖後直歷府第以回
謝太王遠着慶壽尊行十壽一張

壬戌四月二十日乙酉

傳于備邊司曰邊臣告急之報皆至而何以久不議處乎事勢甚急京砲手二三百名下送于都元帥處又令該把截又傳曰江水雖無霖淸時有寒暑爲隄防則豈使胡馬飮江乎凡賊路可疑處急急設策堅守以遏遺孽○王幸南別宮接見巡軍行

翌日宴巡軍曰所見世子美霽動人世任忻賀貝宮觸碩勤讀古書耳王曰適之廣見臨之後天朝諸將皆遐不中知二無用乎桐今見大人小邦臣民不勝感幸礪中大人前頭從施之方略以巡軍曰徒有何別樣方略但當遵行經略指揮而已○王曰楊經略及邢趙朱果諸大人今在何地做何官耶諸大人之受命東來渡海彌論不顧異是不遠耳

前後出來筆官諸大人亦皆平安否習耳
日前得至此耳后園主畫意楊理學方在
樹中免孔雅如而生翰林歷遷於南京禮部
侍郎今則歸職閒了罷有季年終化皆以
年政罷還家耕常見門提督在日攜以劉
鳴訓出表楊道宗陛先理亞形天岐方顯用
崖進使生補於職劉用則不知矣得自善
有雅生書意僅自以知之王曰楊理學交
命從僅功另足多小邦去我出世戴至今佑
蓋不免於一孔處宜不發悝手從筆已僅見
諒左右去且之碑已知貴國之不忘也雖在繹
綫之年皇上亦知其世系矣王行十一二爵一紙〇
接待都堂啓曰從筆自書一票要留名樣
物件數目極多從筆以來不可不盡聞至
如閣揭不乃咨文不云一十張精患難得

況一千張之多乎其中可備之抱自都監貴國
爲揀辨而另開書冊綱祭及雜書焉請令
各該衙速爲備待宜當待回部通見此票
文極至請大我國豈有五百里缺蓋馬乎不敢
筆亦藏給而書冊中可諱文書則切勿示
之傳乎接待都監曰我國人隨從筆生來者直
館裏云如解我國之言語者及諸察筆事者
別察爲出入時又加譏察各別善待又傳曰
昨日初宴都不言及今日宴席日我先召大人
今如此來何以爲之毛大人不豫小邦獨職出
告之義請深條陳以報林師之發廟後
亦不得動如此接兵抱首勞不已近日此賊因此
恐嘵曰甚至上年只迫毛大人不迫我大人
賊謀竟乃校尤知也願大人遣差官持令
前明來撤江邊唐人唐攬則我國自當一

一、轅發兵嚴飭諸將使勿縱逸人于江邊
以防意外不測之虞，若甚不敷轄束，恐書
白軍械當秘，豈可令敵人先知乎，古之用
兵者如不然，兵將之言甯也。況旨轉致未
據內里所報不數，以及日後要於周極
洗織其後接其比內，總之大人勿輕使賊民
大小事與小部君出十分謹議以求妥善
之意，詳細陳備〇傳于營建部，督同仁發
宮之役至今未畢，予心不安，人謂斯何況
已完畢者使費，此二事之役累日如是延緩
尤為可笑，此宮之役為先速畢，又傳同海兩
材木當初不為所伐，則延矣，九千餘條所伐
實不據盈江急速而至，今不為轄運致
道路不庸，將不用矣，當急速宣佈書詳
細令於歲載運，又得且明白呈軍繕呈

時依上年例宣仁門堅閉（時）別將經官定
守○之書啓同各道宣諭使責出事目內祖（非此本不作擬閣謄論列各道軍需實見大月初帳出年出入孫夫治路屋亡力侍之）
援守令及宣戒人所納米石數以至輕影
故臚（請）史議于廟堂各商加數事有所察　此當用吉禍
分送宣諭使于八路論募米布或有自白另直授郡守者皆援超共上交命之人乎
多見棄之人寧與其于俱稱其命秉時錄虛廢所石室寧爲南之金中清為尤甚之

百三十三

壬戌四月二十一日丙戌

王自還內宮問安于大妃殿癸亥慶運

而名之曰西宮內外阻絕九年無日日安

如廢宮者何一二奸臣敢生倫紀之變陷

君不義嗚呼痛哉然天理人心終不可泯

其賊臣倫以安宗社者豈無其人○兵曹

啓曰近因國儲一遂之臨邊取辦營建都

監詔使時民雲皆資於空名帖五六年來

不知其千張而間有私相翻造以為圖

便之言謄播遠邇久矣至於成出抄送之

時因知令知之官帖者皆得免防本邑抄

出初試者成冊起送而及其入京後點

閱了楓御者善畫上帖擇廢於開報內

民各樣軍士之之文帖者皆免軍役其軍

役遂者有之極為痛駭今者之雲天清

令知一千張，因知六百張，折衝軍賊一百張，
為數極夥，悉為趕造，以之交帳者如多，請
令文書及管書速將完畢者，務必前後交
賊帖隨新發張數，勿論良賤軍士出身，
交賊帖，免紛若滋亂，成冊並送本處藏置，
以憑後考。○備禦邊圉，沿岸長江雖天塹，
必要擇備，否則倚險固難見托截，
有何能禦之，恐此賊來路據險設此伏，
若有退全守之處，後雖強，亦益可扼，
宜速此等事料理，如出之師，隨宜，
宜以聖上之意思，撥為密諭

壬戌四月二十二日丁亥

監軍呈密揭乃請兵請船事也其請兵一款
則貴國臣僚之聖恩欲報於收畜之猖獗宜
防調得軍兵以助聲援請船一款則北但
陶近搜請之使亦得買船載運避亂之遼
民入送登州則貴地乾淨矣〇接待都監
啓曰監軍別求請鋼鐵五百件今方造
作而京中匠人鮮少勢雖及造於旬日
之内其中小燭臺三千雙葛布帛尺五寸
許錄行箋並具三十部酒盃子三十部
等令開城府造作處處上送而鋼鐵
則計其容入隨後下送之意留守處下
諭傳曰依啓〇傳于接待都監曰先朝癸
丁年間唐將生患者何限而接伴使以
死力周旋今此監軍接伴使未專不周

旋至於今朝初嚴未下而貴軍已來云云
蒼黃顛倒之狀不可形言此前所未有
之事也以此觀之則接待使二員以爲若
何事乎況朴泳孝與貴軍素親已久
通情何難而於是如此極其之痛懷之後
又爲周旋◯傳回語曰請宴事至下來然
則使譯官依上年例以保如事之意懇爲
告知乎今禮曹議處別禮單送之則貴軍
回館後送之乎上年旣例以承旨問慰
考啓◯王接見貴國軍於仁政殿王曰
海西藩臣馳啓中平山愚民與大人麾下
相鬪至有毆打之事云而來不勝驚愕已
令拿致重究矣貴軍回傳亦聞知矣然此
不過故鬪之致何如重究破施極典王曰
弊邦之民有毆打大人麾下之事合宜重

寬叔大人有命當斟酌科罪以軍曰擬
摠擬去事據律使等處為懇請並令着
擬摠以法文書中可有折足改封之事殊
甚可惟倭之下去時由查出為什王曰擬
摠文書折見事極不敢怯不敢亦可嚴
命查得以軍曰此九貴國人之事也此毛
為指以前下親臣秀吉者來去安定之皆
為此事乎敢言及之耳王曰熟耶自有
摠也處遠上摠處之旨也一一報知大人
何如罪置設擬摠以路程馳之以軍
曰兩路善旨之行連結而藥卦不感者以
即給人馬而諸送倭之早出則因倭之告
不以嚴飭不得藥嚴北但有一路進帶
之趣亦為混雜難行下之與人今後有路邪
不倭之早出借其團通出而送報傳吉

不忍之報則當使通官獨傳也行十一劉能
○傳于備邊司曰毛將處尚免接伴使鄭節
冬至等使俱出事俱係緊急而累日亦業
置不爲議處極爲寒心今日內尹暉性同
予欲相見他大臣諸宰亦並議處以啓
○命南以恭使成佑吉移任咸川金應慶忠清三
道兵使江原防禦使各進境上待徵兵標
信即日赴援時一應報日至王危但不知
所出有是命○梁以軍謁先聖廟忽應行
宴禮不爲折銀都禮單不受○接待都監啓曰
監軍則求請黃毛筆一千枝其數甚多黃毛
市上絕貴決無可得之路一兩庫所捧未知幾
許遺在多少可出給則不足之數請令該曹
措備充數之意敢啓傳曰黃毛一千條依啓
辦出乎我方未上來者多姑只以內儲三百

條造筆以呈若干則自於二三百條不見補
造呈大槩難得之物何如一一相考更詳議
處所善處之○傳于接待都監曰諸唐將逐
日出入甚煩而備邊司不為議處接伴使等
不周旋當此人心不滿匹測之時如有意外
之變將若之何今接伴使陪從使令接伴官
等至憲措之務善諭雜人女人各別嚴禁
事○

壬戌四月二十三日戊子
傳于備邊司曰監軍入京過四五日正行三度
宴禮係于軍機事一切不爲言及而時日宴
席書送儀節依所言某日大臣備邊司有
司堂上接待都監堂上接伴使接伴所
使並陪監軍一依前例後不必取不給覽呈
接伴使接伴所使之意一一詳細開諭而正
勑前出撤唐人唐措況唐將出入海島
以避其鋒俾勿換皇靈之意及大人受命
出廣寧來留前而今則關外出隔天朝
進退尚未知的期況以其所不足殘卒尤不
可輕賊小邦危亡固不足恤其在天朝爲世
小邦則是自撤其藩籬也不可不審處大
人與小邦君臣上下十分詳議善處而大人須
勿信妄打直路引入椵島以避賊鋒事

當日內豎急急議處○傳曰監軍及諸唐將
始廻海島勿令賊先知所在而又云云之意善
指揮入衆進事今備遣因議而又○傳曰朴
發兵先事入陸則多事矣古之帝王以畢
之賊厚幣以優殺其九一唐憲宗之於李密
亦然況兵交使在其間則道人詰責失信
之義而仍為偵探有何不可但監軍諸將
前頭以此意令指揮使等十分善指揮
諭而接見時大王陛見時亦據此意事議處
又傳曰自此人心不測之時危懼小官雖然
危懼頒童生入所當嚴禁況着草
保天益如武士兒擇有並入坐於內後苑
指揮門近處云極為可駭本月二十日入
禁後苑將部將宿衛門守直軍士
並發推今後後苑將將十分擇定而永

肅門外大將三員以從二品出身曾經者
必使人擇定多別嚴禁雜人而令該廳
着實擧行○傳于捕盜大將曰本月二十
日擧動時上直不並趙邦璽金得男順
安守子李碩稱名人乃敢冒入禁苑窺見
諸宮而其日有諸兩物件見偷之處情
迹綢繆於人聞之情由及與何人同謀偷
取其所偷物件何處藏置曲折嚴鞫
以致爲詳推究覈取而姓名平日書啓
此有同偷也擬者則該捕極於一一物
色跟捕以致○傳曰色吏吏人家許也
此外辦銀之策一一內忌忌詳議擧行
而如宗室納銀者封君及陞職生進以陰
官納銀事目並忌忌磨鍊擧行○備邊
司啓曰嶺人金色元人則令義禁府刑曹忌

忠書至其餘宗室生進藏古等事
目亦令該曹磨鍊啓下冝當辦銀之具
一目爲忠誠不可復傳回依啓○備邊司
啓曰卽接西報攜兵四萬分駐三處又云還
事已忠豈可逆虜畏服而不爲徵兵乎請一
依前冬聚兵事○備邊司啓曰頃因該曹
使等西施傳敎悉至本司欲請民經罷減
仍下哀痛之敎宣布德意未知政院教也
搢完後更亦已出啓決聞西民有民擧
繙首唱僞不當以亂者之由哺云若論然
下書則終爲各該司及營門以阻梗如此
之教既道後更極擇知或事者宜速一兩
西事目磨鍊巡到宣教之後民該罷減
之事查出爲雜役後延然後度可實
施下完而營門上司不得阻梗於其間而

存亡係此一舉皆是湘人為難爾曾謂
并根營思圖西則付諸此人之帥從事是
翻明敏亦以此人委之比任使之盡心宜除了
山東父老扶杖往聽頃吏元犯之頑席而
汝兄于今日敬書及事目今該當事乞速
舉行宜當從之○備邊司啓曰近日之事一
向難處處危之形有不可勝言而唐船又
欲稍泊須江賊尚有不知之理其乾橫豕
突迎吾邊隨則處處要及也稍得後賞賊
不得窺其去向未甚之擾律使識我相接之
時患不周旋○都承旨李德洞啓曰臣曾
見先朝接待唐官時雖軍門經理擾
當時各臣之事係于軍務則終不干及今此
總軍麾次接見時亦不聞口著軍樣出密
不欲使左右預聞也時見總軍秘揭欲興

大臣接話云而請與一節最為緊要之處也
將進退亦要成敗若不用除兩不要匠則
結末世務而同程不易接見時回雖以筆
舌相侍有換發回令三公晚日有見從軍
從容接話依揭意或以筆舌或以篆書
遂象論辨以備需裁高量停當傳回依
啓三公速令出見○備邊司啓曰從軍已
為入京其所責望雖以清語實之辨銀之
策度支請之臣熟知納銀免死亦可請依上
年詔使時例為之更加申飭俾無窘迫
序國之憂亟當傳回依啓○新國從達都
從啓曰前春則天使李元烨措備之一
千二百六十餘石今時輪來補用而誌地
則之倉以濟運方之急不得兼並移送
夏收糧一司所出各出如前應行極王

商之團不得以之築城江居道給江列邑地土
船及商賈松船好定里使色并者搜括
而埋而前等材載運之意下諭于兩道監
司　傳曰允○王接見李守備於仁政殿○兵房
判書張晩以病辭職答曰勿辭調理以行
○備局堂上右議政趙挺以病不來鄭昌衍柳
根任就正皆病不來一再命招皆不來○傳曰
近日告急之西報皆至下教之事亦多時留
早晩惟司于致事不教則何能爲主令
不之議處事極之寒心焉急之陳啓後勿
如是之

壬戌四月二十四日己丑

傳于備邊司曰撻兵四萬分駐三路而下九擄
我民以此種兵禍之迫何待命於廷議
而今事勢不可晚了如是因至於箕城之坡無
乃進一(侍)策不而師繼乎此日是恃也況賊從九
一舉之後諸處窺入腹裏長驅犯擄有何
所難有何以待之事而廟堂以爲懼至
之道宜一一開陳可恃之事以備不虞○傳曰
賊兵四萬分駐三路者必將追至邊軍
而然也以邊軍卒至亟至危都摠府或出
事矣一二日三公與卿生見大臣來本司如
痛拔繼後之禦可然後國之可爲不然則
難也此賊何以爲國乎更加熟議以革此
弊矣○傳曰大同江唐船來泊者而李守備差保
船云此等接待官身少不能周旋了改令

接待郡邑並上軍餉監司論于守備使
速回泊龍川又令邑軍接伴使等以孫周
旋今後勿々搆治內地並令郡邑監司舉
行而一邊令備邊司堂上詳議處之○傳曰
海西材木斫伐數架至二萬條而書不上
送監司下諭催運○分遣御史于公洪
慶尚兩道催運軍營運米布○新聞嘗
逮都邑啓曰都邑今船支過之數已過
三千餘石下道上來之數止於得以納一百
五十石而工匠日增糧餉日縮前頭如難
繼用其為渴悶之狀有難勝言湖南御史
下去已久趁漕時節今亦已過將運之舉
若又蹉跌已過漕清秋則上納無期誠未知
某官某日裝載某官某日出浦那時運
形止為先馳啓後慢守々指名啓聞

以憑覆啓金羅巡營及監史覆啓盡遣
宣傳官一員下諭以諸處為一兩道為緣使
命給緝捕尉侍有罪者委本道使之催督
而目下所經俱無緣及此使不可得之催
猜依金羅例著令該處以有風力剛明之
人專遣生不遂遣之意傳曰依啓〇戶曹
啓曰此番一行齎去之物貨其數甚多物
種則今當分別錄以至一兩其價大為未斟酌則
不下三萬餘兩曹中此行物貨不至甚多
而今忽如此極為渴悶上年詔使時亦於平
壤黃州開城府等處覆陳出齎去而今則
譯官等不為預問議覆都來京中刻日
抑責本曹近日括拮收合未滿四五千兩三
萬兩銀從何辦出乎民間所儲銀兩已盡
於上年詔使之時收今則雖給重價絕無

被納者臣等計無所出只待誅責儀于
大臣從之善之傳曰允使臣使々行又
遣兵軍之來難也平若亦難支若次自
此時手辨銀之策患當議取行令拮
伴上船使及譯官等以紙書諭旬如上年
々勸持貢馬價也○備邊司啓曰兵曹主意
有三助師臣逢豐設銀買餉買船造船集木
事也助師買餉則以近日咨回上司之意當
不措之則置益於買船事陶兵軍前亦
已回咨從此措定只為前備急事之意陰
出回帖此回帖所係極重不可委之於通事
之手令承文院號主文人急急撰草啓下
傳曰依啓○傳曰人臣東西南北惟君命
是從則雖赴蹈湯火亦不可辭也況此處之
毛將據其使臣陳在處之面相交代一處

宜於偉文化意事人臣據遠令界述下去
陳處入此

奏以進呈事

奮是轉接伴安以秋界遠 洪審章不赴內
勒字隊代之毛條斜被蔡應磨於人民立迹

壬戌四月二十五日庚寅

傳于元帥書曰監軍以下費銀甚拘貨若如之季不即賣給則久留女矣其中國用可合之物則擇藏本書而不合之物分給市民方便善處可矣豈容只令市民為之銷賜白金下之圖以此討給〇接待都監啓曰出小帖於祺穀宣有旨傳張通官催促貿物又一日矣不見一件未看何日得完打聽閭王回揭何時出發生陸時銷銀七日已以本道來此七日未能束裝而一擋三日不得回棄首君命而誤軍機甚矣況本道民累千累萬望賑甚急約在開月十一日安州開議初一日始歷起身祺穀執此諭通官即繳云矣〇故敢啓傳曰知道安以折銀一事生怨而如此也詳議善處〇

備邊司啓曰當軍於揭中説話當有回答
之事甚措辭之意不預爲講定而臣等經
先往見恐未免終始參差之前日本國諸
堂上獻議從速賜批下停當然後臣等會
同接待都監堂上接伴上使依傳敎
往見接話以試其意向處之宜當敢啓
傳曰依啓壬辰丁酉年亦有收議之事乎
予每以收議爲不可也自古帝王臨大事決
大策必有一二同志宣之論可運籌之議乎歷
觀古史莫不如此有何停當之事乎一依
前後下敎詳細善諭開諭盡隔賊無東
捨以中朝無力亦難收復遼廣況我國積
弱殘弊乎以此情形揆度情論可果乎
言之此卿等更遲議處○傳曰河陽國
等死於國事一先愧古人而優恤之典未見

舉行之意各別着實飭行事本曹更加
察爲○（以賊兵撤回及雪寒事）接待都監啓曰凡大小唐官禮單
將其所直之物毋論巨細令譯官並皆折
價回禮軍磨鍊之數如倍之而只計總
人參其餘虎豹皮以下雜物則不計者
例也今依此軍門回禮則恐有未安之事三
四倍磨鍊如大殿進禮之物令表達充折
價則四十六兩二錢而回禮單人參十五斤
准銀一百六十五兩白綿紬十疋准銀五兩
白木布十疋准銀十兩合銀一百八十兩則
比於原禮四倍矣他皆倣此臣既知令番之
事異於前日故十分畏怯從便磨鍊而
此意未知彼意如何也今又加添參斤而諸將
官禮單回禮中未及三倍者亦量宜加磨鍊付
標以啓傳曰知道○朴承宗辭書奉杯

宰臣啓曰國事之艱日益愈甚予固知彼
濟盜軍難或有慍方便回意豈充其策
況閫外相回禮亦揮而不受雖未知厥的
而非獨指卿云云也所重在於為國紓艱
卿可屈意勉見何可以此不合書云盡
手教非是駱之書云本林雖出不合至如係
于軍務事自上既不得面議卿又不合則
國家存亡成敗豈可容忽視乎卿宜必往
與他相及接使使善為周旋今日之事詎可
論於明廟先朝中外寧謐之治乎承宗得授
首台達返悟寵愚毒者父至於國之大
事則謀避不参頗有是教也○國脩書
謁請儘速不來春無奇禍奉至夏不絕
衛士限飢死狼狽金黨國馬首張目嗟
責問何使我軍飢餓至於此極

細

壬戌四月二十六日辛卯

傳于備邊司曰監軍既已累接而以寡廉
不及軍機故至邑之事至今不得陳論
諸宜之若飄然西還後將何以為之乎他事
難令大臣陳論如大人姑入避海島切勿入
驛直路以避危鋒事唐人唐措勿令
伊賊先知軍機事唐亦匈泊內地江口
事不可不留念也詳細善論○備邊司啓
曰監軍生來後靈臣可之事不一其請嗟
巾靈驛分駐二路賊無多少雖不的知
承宴之患如在非遠監軍當帶京裡比
最可之函勢當告諭利害飭早西還而
有客到家揮之使去事理未安然大臣
若得出會則觀勢聞隙來為不可臣
等遂隊隨行未嘗一日不任而智慮

淺短論議任當之際毋失事機豈明之
欲言責任者固不得辭焉者也傳曰鄰道
以留軍速還事何可聞使兵還師之意也
銀等速陳議定軍機則自當速還矣
賊之臨驕生設而大兵亦時時出哨者矣
與賊對壘也更加盡心料理○傳曰令此
留軍以下諸將官如信於天使時支待
雜物備辦卜定之事九一兩緣驛防塞必
軍入京未久支物器丁盡之失恐未凡物
量入爲出可矣不量所用而徒失請爲
減定斟於九一物之實心以軍雖或
此後留還諸唐將相繼陸來皮物刀墨急
急加卜定以用○之書啓曰上年前使時
用銀之數雖至於七千萬餘兩而其時大唐
措備二千萬餘兩錫鉛銀一千萬兩合三千萬

兩見在商通於其時赴京牟利之徒多儲
人參而道路斷絕攸爭先出貨多至
四千餘斤以此准銀四萬餘兩以用其
價則以物貨從容還償矣今則絕無破
納銀之人之人本處之所措備者五千餘兩
之外將無以加辦事勢至此極為渴悶
軍取出物貨定價以本國市價計之則
或有倍之者或加三分之一者更定平價
通計折銀可直一萬兩千餘兩其物貨
中無珠玉雜緞者方可用之物且交
生之財本市之官既與市民十餘人同為
之受出者今渠輩直自取去受價任銀
以納而其所不足之數自官家充數俾
無市民諸價呼冤之弊宜專為傳因依
啓令臣與設立其物件中求得龍腦也送

于內旬如就補龍鳳殿諸用之物決不可
生給市民此於兩山量其圖用可合之物半
圖用可合物給價或藏置于本曹或擇
送于各方而不用之物然後給市民以人參弟
条所給之○監軍書一奉於時趙挺李廷龜
李慶全金蓋國任就正尹暉入來監軍
自袖中出揭帖視于趙挺乃把摠朴登雲
禀揭也其意在於樸塗挺曰此揭當啓
知國王另施云則監軍曰惟監軍又曰俺
之受命只是往剿義州自此直擇文巡視
義州即罷還內地云挺曰老爺一動一靜所
係甚重要知細作從以中見而去手足難
回動安好詳聞彼邊消息明知賊形止
單騎馳往即罷還不妨監軍曰拜謝處之
○王接見監軍于仁政殿監軍曰得命今日

乃聖王誕辰元以為賀敬呈拙句王已惠
賜佳什先生契郵多謝詩曰昇平録東華
自震方天啟海國衍靈長派原函谷仙
岭茂福祚欲覓其疇耕城邑

壬戌四月二十七日壬辰

訓鍊都監啓曰，因備局啓辭，宗廟炬
手當爲加送西墻道，而禁軍數，親兵其
數不滿三千，晝夜之間，衛宮城，如遇動駕
之時，則把門傳語等事，皆責於此軍，故
切無休息，皆極怨咨，目今西墻道例伐一哨
之外，又因巡邏使狀，加一別送兵，今若又
爲加送，則非但宮城之間，衛踈虞深
亦如難堪，如不得已加送，則宮城之間，亦
當申責兵曹，而量減砲殺手入番之數
何以爲之？敢稟。傳曰，此時禁軍下親兵不可
不顧，依以待命送。○傳于訓鍊都監曰，昨夢
軍一切不爲顧之云，何不預詳察耶？以其
四五個門宮人入接處，以事李九大啓而
限瑃曰，以道甚始終無斷，是日坡聊啓

別商議從速始役他提調難有坡決請
以無留之事除授未久畢日不仕何
師各別勤仕精役○義林舟府啓曰頃
金句之犯人上年記使時亦有此等其黨子
則以諸囚捉後罷遊入並無罪出自願募納
者而別爲錄啓時未到下其後定配者
以崔震立李景仁而已此外無他書啓犯
人之號前日各件書題爲子中特賜處裁
傳曰前後犯人速議大臣○備忘記司啓
曰近來官方漸備難可激濁揚清如患
進言於肅宗同諸無業設以得人爲先況
今此賊對星殺身可惡之時乎凡議皆唐
時諸臺上各此等所知臣等三人就其中
抄出以啓其餘望之人及此等當上書請
冊子藏于櫃中以愚李祖順韓詗之令

毒虐民者並置悉堂上請輒卽推考斷不
饒貸臣等亦爲待死定爲恒式從啓依
啓辦銀事議于大臣則朴承宗議以前
承聖教欽賜銀將有所用此尤臣子所
可請出者也皇勅內事之恩者來得奉
行責頭和之矣似不必出從宜今追接都監
措理則論朴弘者議今此之行辦銀之策
上教不啻丁寧有司之請宛多方而後遍
說使公私所儲罄竭無餘或貿或措所
得零星儀死續金之半今方裹裁康
前人之所財竭之時此亦豈能多得三萬之數
辦生之難果如該曹啓辭者非毋致其之請
也不可阻塞辦銀之勢又如此其無術前後
欽賜中抽若干兩命付有司以救目前之急
容令匠儀措辦以為抽用之數恐或無妨

百六十七

趙挺議辦銀之策而廃不甯究言零星收合
如不當爲三萬之數如不得已欽賜之銀仍
當用除去其半以備急切之求恐无他策答
曰舉一國之力豈无可備之路而何如是啓
之耶豈是之尋常不爲料理到今云云責
有所因矣今日國事有恩云哉自上雖
或有一得之見下敎如一而諸宰臣不
爲体行朝廷不付議臣不行啓云如人體
血脉擁滯不通何以爲國辦銀事庶幾
極力措辦接伴使差爲周旋則豈有
今日得國之事乎欽賜銀除去事亦已
下敎何待大臣之言也我國之人本無遠
慮每欲於目前之患云就也甚迫此
銀皆藏於大內雖一分何能得用下之亦
於何難但民間所之銀則已將一家亦

償給何以活救目前之急而使皇恩
暢於陰冥也理財之道不可無備此後又
安知或有天灾以兼差官之行乎自今各別
預講料理善處而一邊使該官極
力周旋得充勒捧高價之弊某條便
方措括給價○摠待都監郎曰時日紙
軍送譯于臣朴晜表而譯文本意則
庭些諸茶啖折銀及在京時二匹日生支銀
兩皆軍以下鋪陳隨行員役等數處
令衣物等物并皆裁革之意使各其等
致一鄉役生冤譯美益王入致傳曰知道議大
臣以啓之○傳于承書曰令下該曹銀二萬兩之户
曹參判色郎廳一員出句令宜速十分
呈蔵國用可合之物為先給價一一書致
甚乎就補無金珠玉紗羅綾緞國用

可合之物勿令先為弊端十分詳察舉行
之○傳曰聞西太昇云香祝幣下送正忌日
所用○吏曹啓曰凡享祭官時闕退者則
潛入闕門外閭家後退祭官為能事故
受香之日本曹下吏以不得祭投四散校
生術不可長也自今以後散官執事不
即呈吏曹安業及藏匿閭家者並摘出先
於後推勿拘赦前

壬戌四月二十八日 癸巳

林宗待啓曰上年燒金之有龍之時在團以雜物盡逐竄亂中者自願移那募納銀兩該書已爲取用而量移之命至今未下僕等之將士不移固不足怪而有司之失信誠爲未安至於今日恐無來募之人故啓傳曰更詳察處使恩命勿滯

○傳于之書曰我國雖曰疲弊豈無濟銀之地諸司有自不難上命不爲用之意殊極痛駭欲除生殺賜銀於未告廟之前不幾於執政者之手猶不嘗見也豈第中該書言爲謂罔故以頃年殺賜之銀下之今後切勿復使銀各別預詳察處之○大臣上疏使臣回當日軍相將軍生名渾清邀至承宗臣廷龜臣照表書示大略有三件

說即請兵請粮買船使事也臣承宗相
議曰難今臣家吉執筆書示問答將畢
欲取草子啓知國王前馬都司答曰當
以此告于老爺照說當依命明早待便生
示即謄呈國王還此草子云臣等且以今日
備兵內外軍事句生義州移還海島事唐人
唐撥撥去江邊事措語書示則答曰宗
議老爺云馬都司仍爲袖去告遞班重難
事則馬都司先爲些語言故且些等又先書
示於許多問答中其爲答辭綠書待
都司出給草子一併致兩陛見之都司
神生以聞軍事議草一件故即爲入致之意啟
致答曰知道草子速之差論取入馬都
司爲我國事殺識如此且深言曾有切於
我國云云爲厚待贈物以慰事詳議速

願又今後凡事更加周旋之意卿等後日相

見時亦詳細言之

壬戌四月二十九日甲午

義禁府啓曰前後死人議于大臣各書其名下單目並錄別單子書啓矣上年書啓單子落點者八十八人內納贖放者只二十七人拘囚流竄之餘家業蕩敗雖欲死罪以得全生有贖金之名而終無其實至於呈狀懇訴者則其財力可以辦出而單子時未知不得不敢輕議且保放者通計九十九人甚近者十年近或為三年每五日點名窘困而已既不為之按獄又無踈釋之期其中豈無可贖之人乎以此稟啓而臣等不敢擅便請令大臣議啓何如

傳曰允○傳于承政院曰東村材木久不上送將為未安其處指云當初何不察所伐手令議啓○傳于政院曰必畢

以義州昌城也視事至書于譯文而咊日
官府上諭之不足今接待上府使接待都
監臣以善論勿書于譯文而後日大臣啓之
時亦接待臣子上意臣不可輕陛之意於
動之所事上云于備邊司○備邊司啓曰典冠
典衣各有主者使臣出生自是吏曹事前
後聖旨特令臣等出生吏曹則十日九稟卦
家閑成及欲使臣等於命於宰輔家大小
除拘忠今臣等頗必則難犯專輒之罪極
可明目張膽別白言之非防禁使臣未所
拘留者除諱不相議以論啓當設之後游發
致禀定至如使至備擬則吏曹列書雜頭
來議于臣等臣等依法之奴備出可策落
此以吏曹生無深考據世之時以能陛之於
吏曹本國家之待吏曹大臣信視至等太齊

此由臣等嗜利無恥之故著令吏曹通曰
仕進加減移病則依臣僚例改頒生命牌
使之同議定為恒式至當傳曰依啓防
禦使事專有所循矣聖旨時急之使者
當不議必傳印以為之手牌起事不已久
專為議而來月初旬間發送○王接見
馬都司浦都司於仁政殿又接見張都司
戴都司

壬戌四月三十日乙未

傳于侍講院曰世子接宴時師傅賓客并進○大司諫俞大建啓曰聖上事大之誠上格皇衷欽賜國典前後稠疊宜乎有如今日勅使褒賜銀幣留之崇峰也告廟頒祭後宜有次第舉行之典而該曹請以遣官代行為啓使莫大盛禮有若尋常告事者然其於臣民顒望缺然甚矣祭之事體極其未安該曹之失如此而臣等未得隨事糾正以致物議譁然且頃見廟堂啓辭備陳銓曹行私亂政之事而謂臣等噤嘿不言此日又見廟堂啓辭極斥銓曹至以防塞使臣諱等生為言臣等情如顏觸趨來論列使廟堂亦議斥塞不行臣等瘝曠之失尤著

百七十九

何敢靦然仍冒諸命遽退臣啓答曰此等事
留館之日勿為遽退此事前已下教矣設有
有可退之事何如今日為之乎他事則未知
矣禮曹事之未出於此情有何可論之失乎
勿辭勿煩○行大司憲南謹事朴升者
啓曰我國受皇恩罔極前後非一而今日
之降勅度獎恩渥偉矣蕃非前日之比告
廟親祭在所不已復行莫大之禮當五次
第為該官不及之也以省遽代行入來大
失盛典顯然臣等不得辭其失指議之
非不但此也前日備局歷議啓事可
以失不一而足至以喪譴黜罪之臺諫
以言為責者乎隨事直論之事被人論議
所於不在職況被什於大臣乎此臣
一職不職之故臣決不可靦然仍冒請命

日朴在德啓以韓宜國正言之除單

違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執義韓啓新等

閔[illegible]深啓曰皇賜莫大之慶固當親祭告

廟而禮書雖請代行其節目之次第擧

行者何待大違而知之至此要臣之望出

銓曹不察無常擬望其於陳疏待罪之

說亦可見其情之所致也況請遞者亦

之至正下備問使之儀聖上有何以失乎

大臣乃以情於機端趁來論列爲言其心

以其斷可知也大違之自陳此職每以假陷

縫接爲飾事因陰執生欲逞睚眦此則

聖明之所洞燭而國人之所共知也況而目見

承宣等其急時勿至遲延極之故大違請遞也

宣又以大違之請聞爲當遞故臣等不得不來

遞臣等之以失無大矣請命遞所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司諫崔逵錫韓宜國正言

韓譯軍務司任事法見大司諫翁大建通
經之疏皇國傳掌面固合親祭告廟議
書給請代行所可論也給書防禁後筆
生事廟堂務之疏如此則亦可論也但以軍
入京後一兩日旬又通經事不有待七日後近
日之事雖有千論而合理不為此也今為
大建以已之所通事當通於同僚而臣等或
以但以軍務今方留京書有旬為通經之時
者及未知何以為之為合或以親意亦如
為合而大建不待臣等合通經是諸開
將通其事之未可知也未論務書或論給書
乃言官責任大建至以怵然於務偏趨未論
列爲言觀有傾軋攻擊之計大建事敢不
如是從而至明之政期獨也況給事請紙守
令之生不察國無常之有任後自陳至而待

罪仍請遞臣等爲問有何施政之罪有何
事務姻之可怵乎且大違於意己之所見其於
擢遞之至隱然以臣等累書之甚殆同
者又不有同僚之情遞屬目所覩昭然可
權矣臣等意此遞初以處遞爲教而未安又
以騷擾爲極又以攻擊爲戒大違先遞則
而臣等不敢晏然退在此是未遞臣等之
時矣亦大矣請命遞斥臣等之誠答曰勿辭
○王樞府黃守備李州同於仁政殿

(B)
732.55
4724
[v.16]
no.60
0205246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60